

金屋月刊 / 邵洵美, 章克标 · — V. 1, no. 1 (民国18年
[1929]1月) ~ [?] · — 上海: [金屋书店], 民国18年
[1929] ~ [?].

: 插图; 22cm.

* * * * *

本刊共摄制1卷, 16毫米, 缩率1:17, 原件藏北京图
书馆, 北京图书馆摄制, 母片藏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
复制中心(北京).

本刊片卷摄制目录:

V. 1, no. 1 ~ V. 1, no. 12 (1929, 1 ~ 1930, 9)



金屋月刊

邵洵美 章克標 編輯

第一卷

第一期

本刊撰稿與繪圖人

方光燾 江小鶴 朱維基 邵洵美

浩文 徐悲鴻 徐蔚南 徐霞村

郭子雄 郭有守 梁宗岱 章克標

黃中 張水淇 常玉 張若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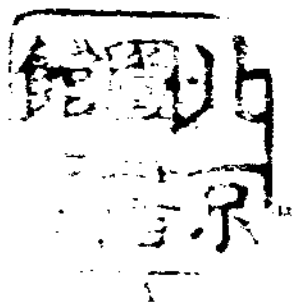
張道藩 張嘉鑄 傅彥長 葉鼎洛

滕固 滕剛 盧世侯 謝壽康

R
810.5
987
2

金屋第一期

- 1 色彩與旗幟.....
- 2 永遠想不到的詩句.....邵洵美著
- 3 在前後的燈旁..... T. Hardy 著.....郭子雄譯
- 4 綠.....張道藩作
- 5 獨輪車的遭遇.....滕固著
- 6 一年.....浩文著
- 7 破損的箱篋.....章克標著
- 8 George Moore海里孫女士作
- 9 我的死了的生活的回憶 G. Moore 著...洵美譯
- 10 文體論..... W. Pater 著.....朱維基譯
- 11 柳亞子.....徐蔚南譯
- 12 無名的裘特..... T. Hardy 著.....郭有守譯
- 13 金屋郵箱
- 14 金屋談話



636860

版 權 所 有

| | | | | | |
|---|---|---|---|---|---|
| | 每 | 月 | 一 | 期 | |
| 每 | 期 | 二 | 角 | 八 | 分 |
| 半 | 年 | 一 | 元 | 五 | 角 |
| 全 | 年 | 二 | 元 | 八 | 角 |
| 郵 | 費 | 國 | 內 | 一 | 分 |
| | | 國 | 外 | 四 | 分 |

色彩與旗幟

正像開舖子要招牌，進衙門要附號，立國要定花徽，辦雜誌便都要帶一種色彩張一面旗幟。

辦一件事情要有一個一定的目標與方針，這是經驗過來的人們給我們的教訓。發明了某種悅耳可口的主義，登高一呼，萬千的聽衆便都擁了過來，背了鎗，拿了炸彈，打倒了對方的反動份子，成立了我自己的偉業，歷史上給我們有許多極好的榜樣。要想做大人物，都應當有這一種完備的組織。

在最近我國的文壇上也有許多這一類的人物——

一種是搜腸索肚，造出許多派別的名字，叫人去打倒，末了像賣梨膏糖一般地勸人來信從他自己的長生不

老之板方，起面孔打官話，希望將來有人爲他立聖廟。

還有一種則多抄些鐵鎚銅斧等字樣，對著一般正在羨慕著人家坐汽車住洋房的朝不及夕的光棍兒說，我來同情你們，窮人究竟多，捧你做叫化頭腦也容易，多喊幾聲窮，至少不再有不識相的人們來向自己借錢，於是再開書舖辦雜誌開咖啡店。

還有一種則哭喪著臉，寫了許多答辯與態度，合著人家批評他的文字，又把人家怎樣欺騙他哄詐他的私事，原原本本地講出來，以博許多有菩薩心腸者的垂憐。

還有一種則眼看著所有一切現成時髦的主義名目都被捷手捷足的用了去，於是祇得抱了消極的積極的態度，喊道：“別處不要的，我這裏都要；不論老的，小的，新的，舊的，一齊到我這裏來吧！”

還有一種則專去博一般普通書信還寫不通的小孩子的歡心；還有一種則專去爲一般被新潮流打得遍體淋漓滿身痛瘡的小資產階級出氣。

諸如此類，都是書店老板，編輯先生，大文學家等等招兵買馬的手段，引用的是同一條原理。

去運用這一條原理，最好是在本店或本人經辦的刊物上宣言；假使你們要我舉些例子，那麼長則有新月的態度，短則有奔流的凡例，詳細則有春潮的發刊辭，含糊則有大衆的釋名，慙暴則有創造，圓滑則有語絲……
……不再舉了，反正是一個道兒。

閒話少說，言歸正傳。重新接到第一句話，正像開舖子要招牌，進衙門要附號，立國要定花徽，辦雜誌便都要帶一種色彩張一面旗幟。

我們金屋月刊竟能免俗嗎？我們自己也不相信。要說我們和別人的作用是兩樣的嗎？那即使我們每人生一千一萬只嘴，現在也不能使你們說個“是”字。請先讀了下文再講。

金屋月刊的產生，許多人的心中都以為是獅吼半月刊所投胎，這是個誤會。

獅吼半月刊的停刊，自有他們的原因，用不到我們代為告白；我們所能講的，便是金屋月刊是怎樣產生的，便是說，金屋月刊為什麼在這個時候產生。

請先問這個時候是個什麼時候。

這個時候在政治上則……我們祇講文藝；這個時候在文藝上是一個搖動時期，是不必說。舊的既沒有力量保持他的地位，新的也沒有力量堅固他的立場；對於外關的門戶，則每一個都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甚至他們所早已腐臭的，我們還要拿來當新奇眩人。外關的門戶又不止一個，曾經張過一張東面，便說東面可以上天；曾經張過一張西面，便說西面可以上天；曾經張過一張南面，便說南面可以上天；曾經張過一張北面，便說北面可以上天；結果是誰都還沒有見過扶梯的影子。

這個時候的文壇上有三種最顯明的現狀：

- (1) 以為蛋便是雞
- (2) 以為雞祇有老婆雞
- (3) 以為在這個時候雞已不應當像只雞

於是(2)便指(1)為淺薄；(1)便罵(2)為頑固；(3)則嗤(1)(2)都是時代落伍者；而(3)自己則又被(1)(2)嗤為是趨時者；是投機者。

我們對於這三者的意見是——

- (1) ……他們的確淺薄，他們根本便沒有了解什麼

是藝術，他們以為他們的一切便是藝術，他們以為隨便什麼事情隨便怎樣寫出來，便可以成為小說；他們以為分了段，或是押了韻，便可以成為詩；他們以為祇要是看得懂的外國文，譯出來便是界名世著；他們以為偶然發見了一兩個文藝上的專名詞，可以使他們有碩大的學問；他們以為罵了別人，可以使自己成功。

(2) ……他們說(1)淺薄是對的，但是說人家淺薄，並不便是自己不淺薄。淺薄的正面是高深，並不是頑固。要自己不淺薄，祇要忠實於自己的藝術，忠實於自己的良心，總有達到目的的一天，不必一定要帶了老花眼鏡，抄些孔子，抄些老子。拿了些亞里斯多德白壁德，騙騙一般不知道亞里斯多德與白壁德的醜態的人，是一般的淺薄。我們知道(2)比(1)的確多讀些書，但是讀了許多書，不知道選擇，不知道溶化，仍是免不掉識者的嘲笑。淺薄，我們的確應當打倒，他可以使人們的藝術的鑑賞力退化，而同時能使人對藝術的真價藐視。去打倒

這般淺薄的東西，我們祇須盡我們的心，盡我們的力，指示他們一條正路，給他們一個榜樣。學問是人人能拿得到的東西，何必故弄玄虛，使人們誤會學問是古董。

(3)……我們不願在這裏懷疑他們所謂的藝術。總之，我們決不承認藝術是有時代性的，我們更不承認藝術可以被別的東西來利用。

讀了上面，你們當然能看出我們對於這個時候的文壇的不滿意，金屋月刊便因此產生。

我們要打倒淺薄，我們要打倒頑固，我們要打倒有時代觀念的工具的文藝，我們要示人們以真正的藝術。

再談到色彩與旗幟上去，你們當能明白了，不願受時代束縛的我們，怎願被色彩與旗幟來束縛！我們的作品，可以與任何派相像，但決不屬於任何派。我們要超過任何派。我們的寫實，要比寫實派更寫實，我們的浪漫，要比浪漫派更浪漫；我們的神秘，要比神秘派更神秘；我們的……假使我們做得到。

我們要用人的力的極點來表現藝術。

永遠想不到的詩句

邵 洵 美 著

酒是人喝的，朋友，人便得喝酒，
金黃的，翠綠的，連比白玉更白的都有；
經過了腸子，便打血管裏面走，——
一個個舞女在跳舞，一條條魚兒在游；

熾動，輕送，翻湧，我懂得酒的話，
莫忘了今天比明天更值得寶貴，牽掛。
要什麼東西不妨到醉裏去拿，
那裏有掘不到的黃金，採不到的鮮花；

那裏的深夜不黑，太陽不燦紅；
那裏有我們做過的與沒做過的歡夢；
那裏的時光奔跑得比較從容；
那裏的憂愁的確有一隻快樂的面孔。

來吧，朋友，我們趕快同去那裏，
一杯，兩杯，三杯，管叫你把你自己忘記；
這時候的你，朋友，這時候的你
便好像想到了句永遠想不到的詩句。

在最後的燈旁

哈代原著

郭子雄譯

(一)

雨，伴着這黃昏淅淅瀝瀝，
陰沉沉的，一滴，千滴，萬滴，
我行經最後的孤燈之旁
徐徐的行走，鬱鬱的低語，
是兩個緊貼着的徬徨者，蒼白，頹唐：
沉重的思想鎖在他們的臉上，

像忘記了在甚麼時辰，甚麼地方，

(二)

這一對人兒雖像是情人樣，
但在心靈裏已不再放射着，
愛情的春光。 每個人的面龐
徐徐緩緩的，憂憂鬱鬱的，
觸着了這昏黃的燈光，
也暫時停止了顛沛裏的悽愴，
或許這悽愴仍在他們的身上。

(三)

當我再行經這泥濘的路上，
在白晝過去後的幾個時辰，
又看見他們倆閒步在路上
依舊徐徐的，依舊鬱鬱的，

像不曾注意到這樣的夜與雨，
誰也要對着他們驚奇詫異，
甚麼猛厲的悲苦能留他們在那裏。

(四)

三十年的光陰已模糊消隱，
去了去了，當我在萍水的道上，
看見了他們在奇異的談心
徐徐的行呀，鬱鬱的行呀，
那一對神祕與酸辛的人，
往昔的影迹許再淹留——
但那對人兒已去無踪影。

(五)

何處？ 誰知道，真的……不過
對於我，當着茫茫與雨濕的黑夜，

沒有了那對伴侶在那裏約會
徐徐的行走，鬱鬱的行走，
這寂寞的巷子是不復存在。

依舊深思着他們的苦辛，
這樣的一條巷子留存。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自舊稿改譯。



綠

張道藩作

獨輪車的遭遇

滕 固 著

從W小車站往西北走去，一直到那個偏僻的S鎮，大約有二十餘里的路程，越走越近村莊田野，這一片荒涼的境地，和鄰近的上海那麼的外國世界一比，不知道相差了多少個世紀呢。在阿四的簡單的夢當中，不曾想到有今天一天會築通了一條寬廣的煤屑路，在這路上常有龐大的汽車公然來往。他也不曾想到有些客人會被汽車吸引了去，管汽車的人從沒有向客人們兜生意，而客人們情情願願地坐上去，置他所推的獨輪車於不顧。他對於這一種遭遇，無可應付，只有吐一聲怪異的嘆息

來了事。

漸漸地他覺得推獨輪車的勾當像有做不通的樣子，人們對這物事的需要，大約不比往時了，他似乎有這點淡的覺察。可是他生下來就做這們行業的，家裏大大小小的幾個人口都要靠他的推車來活命的，在他的責任上是捨不得放鬆的。無論汽車憧憧地在廣道上行駛得怎樣起勁，他總是照例推着他的車子往W小車站接客。

在這廣道上來往的客人，比前增多了幾倍，汽車的生意和他的生意宛然成了一個反比例。起初幾天，間或還有他的顧客，似乎不覺得怎樣難受。近半個月以來，簡直天天空跑一趟，每當夕陽沒入了的時分，這廣道的邊沿上有一團黑影推着空車下鄉，容易地認出他是渺小的阿四了。這樣的繼續下去，他的飢黃的臉色上，抹着一層蒼黑了。

他每趟空車回家，他的妻總是嚙嚙地煩個不歇，什麼米沒有囉，什麼天氣冷囉一類的話，送到他的耳邊，弄得他哭笑不得，只有他在歸途中對着廣道和那些汽車從厭惡的隱情裏發出幾聲毒罵來宣洩他的氣憤。

有一天他照例等候在W小車站，一座火車呼呼地自遠而來，往這小車站上停住，阿四爬在欄柵上睜大了兩眼，在認下車的客人。他瞥見了他的隣人P先生，挽了包裹，雜在人衆裏下車。這是他的老主顧，立刻有一陣悅意的緊張，浮上他的心頭。他等不及P先生的招呼，便奔到一家小茶館的前面，認出了自己的車子，背了車帶，往出口的路上推去。

“P先生，P先生，……”他一頭喊一頭奔，似乎P先生的影子在他的眼前消失了去，沒有回話給他。他放下了車子，再往上前去找尋，走近了汽車，才看見車窗裏貼着一張P先生的臉，他心裏不由得起了一陣辛辣的搖顫呆化了去。汽車嘯嘯地響出牠的機聲了，他忙的趕上了幾步拍着車窗。

“P先生，P先生P……”他的喊聲還沒有送入P先生的耳朵，那汽車喫了他的幾手巴掌，似乎蒙了一層驚駭，拍拍地朝前開行了。

阿四失了珍寶似的擎起雙手，高聲的喊起來，並且追趕上去，越追越是離開得遠，他只管亡命地奔亡命地

喊，足足有二里路的光景，那座不留情的汽車也就停了下來。他再追上去，終於追到了。他氣急地亂拍車板，喊P先生下車，P先生探出頭來一望，莫名其妙的吃了一驚。

“阿四你來幹甚麼？”

“你下來，我來推你呀！”

“什麼推我，我坐上汽車了……”

“不，不，我要推你。”

“難道你不知我坐汽車？”

“不，不……”他喘着氣，發狂一般的還在這樣堅執地說下去，連車中的坐客也起了一陣喧鬧，大家對他斥責起來，於是那個伶俐的護路警察用槍柄衝倒了他，把這一樁糾纏告了一段法定的結束。

汽車朝前的走得遠遠的了，他慢慢地爬了起來，連握了幾拳泥土，向前擲去，隨後頓足罵了幾聲折回去。

那天暗夜裏，阿四推着空車，懶洋洋的回家，兩隻腳一步一步的在走，他心裏跟着他步調在想。

“P先生，真不是人！他也坐起汽車來了。”

“混蛋，難道汽車和你媽有勾搭嗎！”

“白白地追了一輪……”

他糊糊塗塗的想下去，轉想到了家裏的時候，又要免不得妻的一場辱罵，他更火勃勃的憤怒起來。

長時間的夜行，在有心事的人們，是不覺得悠久的。阿四走近家門，不願意進去，一直轉過去到了他的鄰家P先生的門前，他一陣憤激便歇下了車子，握着兩拳，往P先生的緊閉的門上亂打。

“那個那個？” P先生的僕人開了門問。

“是你的老子。”

“阿四嗎？你幹甚麼？”

“是你的老子……甚麼！”

“你瘋了嗎？”

“瘋甚麼！找P先生來理論？”

“咦？理論甚麼？”

“他坐汽車回來的。你看對不對？”

“這不容你管的！”

“不是。你是他的老僕，我是他的老顧客，不是你

常來找我推他的？他今天坐起汽車來了！”

“有了汽車，自然不坐你的車子了。”

“那末他甚麼不把你歇工？”

.....

P先生的僕人看了他這個異常的樣子，便不同他講，漸漸的勸了他一翻，他才無結果的回家去。

他回到家裏，他的妻就迎上去問他。

“聽說P先生回來了。”

“唔。”

“是你推回來的嗎？”

“.....”

“今天你有生意了？”

“.....”

他的妻一步逼緊一步的追問他，他氣憤極了，但是他的妻還在油火的穢光中露出猙獰的面目來不斷的追逼他。他就把一座小桌子狼籍着的飯菜一類東西，碰鈴地幾聲往地上一擲。這僅備的一頓晚飯，就此獻給地藏王菩薩。

第二天的清早，阿四垂頭喪氣地跟着他的妻到P先生的家，那時P先生正在早餐，他的僕人侍候在傍，阿四靠在門欄上不敢跨進，他的妻站在P先生對面，對阿四怒視了一眼，她便開始對P先生漸續說下。

“像這個不懂事的人是少有的。

“昨天夜裏碰到了P先生還不關緊，碰到了別人，老早送他到監牢去了。

“前回他去和人衆打汽車，在監牢關了五六天呢。

“有了汽車，他實在找不到生意了。

“家裏大大小小的，幾次的死去活來呢。

“P先生，求你想想法子，我看這個生意是不行了。

“無論茶房也好，管門也好。

“你看他像死了人一樣。” 她說到這裏，又向阿四怒視了一眼。

“阿四嫂嫂，你不要多作聲了，難怪他變得這個樣子，今天老爺出門就教他推吧。” P先生的僕人這樣說，P先生始終不出一聲。

“那末要P先生招呼。” 阿四的妻回了話，轉向阿

四“走”的說了一聲，阿四傻嗤的一笑，跟着他的妻回去。

天氣還未入隆冬，太陽在空中烘出春天一般的暖氣，阿四推着P先生在路上走，他不比往時那樣的起勁了，他走得似乎很慢，P先生明白了他近來的處境，也不願意驅策他快走，在他一雙腳裏，似乎有甚麼東西梗着，覺得有走不前的苦衷，是車機的不靈，還是他精力的消失，他簡直想不出原由來。到了中途，忽的車心斷了去，他急得心兒直蕩。

“什麼？車子壞了？” P先生顛了一交，爬起來說。

“是呀，早早要換車心，爲的沒有錢。”

“那末……”

“怎樣辦呢？……”他一頭說，一頭還用盡氣力，在把車輪裝上，P先生看了這番情形，不由心痛起來，便從袋裏掏出二塊洋錢來給他。

“你拿錢去修吧。”

“不，不要。”

“你不要，怎樣辦呢？”

“我裝好了再來推你。”

“來不及了，我要去坐汽車了。”

於是他才羞悻悻的接了二塊洋錢，P先生看了他的死一般的臉，心裏一陣辛酸，自己便拿起了包裹，把泥塵拍去，一聲不作地只管走去。他右手巴住了倒翻的車柄，呆望P先生沒入視線。

P先生走到汽車的停留處上車，到W小站，又上火車，一路過去，阿四的那張像耶穌釘在十字架上一樣的垂死的臉，刺在他的眼前，再也洗刷不去。

十二月八日在上海旅社

世侯畫集

盧世侯作
印刷中

盧先生的線條畫，我們是知道的，精細美妙，活潑自然，他可以用一種黑色來表現世界上一切的顏色。這本是他第一本線條畫集，不久將由金屋出版。

一 年

浩 文 著

有了老婆的人不能再發生什麼 Romance，我是早就知道的，我澈底了解這句話的深義，我更能用種種的法子來束縛自己以抵抗各方面的誘惑。我也知道已被移接的花木不再跳下來和別的去相交，我也知道太陽有了一個月亮不再偷想第二個。倒不是嗎，去年的初夏你第一次像閃電般耀上我見了異性會抖顫的眼睛，我便急急地躲避掉了？但是猶何會真的躲避了呢？要知我雖然儘有和你談話的機會而總不去享受；但是，這正是在我選擇的時候呀，我要選擇個最適當的機會，比處

女去選擇第一個男子更謹慎。

你還記得嗎？那天在一個什麼展覽會裏，出於你的不意，我不待人介紹，也不借著什麼事情以作進身之階，竟突然地跑到你的面前說‘陸女士，我請你現在和我去吃飯。’你臉上的顏色使我知道我的唐突衝動你了，而你那好像自己也沒有鑰匙去開鎖的忽而閉緊的在顫動著的嘴竟表示你並不怎樣地不願意。雖然後來你紅唇白齒中流出來的是‘謝謝你我有事不能去，’但不是終究答應了我的嗎？爲了你也是爲了我，我不敢一個人伴你去，我並另邀了幾個男友與兩個女友，那知我的朋友竟給你以並不完全滿意的印象。你一吃好飯便說要回去，我不敢留你，也不敢送你，又不敢當了許多朋友面前露出惶恐的神氣，於是祇得看你下了樓便回到席上，也沒有再吃菜也沒有吃飯，祇是把自己面前與隔座朋友的面前的已被菜湯浸濕了的西瓜子杏仁塞下肚去。一壁便想着你已上了橋又下了橋，向右手轉了灣經過五家十家門口，跨過你自己家裏的客堂……但是到現在我還沒有知道你的臥房還是在客堂的右邊或是左邊，或

是後邊。

從那天起我便不知怎的好像犯了罪不敢見你，雖然在公共的飯堂裏，你坐在我鄰桌；雖然你的側形時常來去在我辦公室的窗前，但是我却始終沒有勇氣來招呼你。我覺得從那天起你心中的我，假使你心中有個我，一定是個下賤的無賴，一個專以勾引女人爲能事的流氓。我真是無賴嗎？我真是流氓嗎？苦祇苦我不是無賴與流氓吓！爲了不是，因此怕你會誤會我的憂慮便好像將我壓在石磨下碾礪，是一種不能將碎了的東西合攏來的煩悶。

這般地過了一星期，我簡直忍不住了，我便偷偷地在同事處探聽你的地址，希望能到你家中來賠罪，希望能像一個天主教徒跪在聖母前懺悔，但是當我走進了你門前的圍子，一個赤膊抽旱煙的黑鬍鬚的雄壯的質問的口音，竟嚇得我不敢說是來望你的，祇得推說走錯了路，賠了個罪趕緊逃出來，後來從你小妹妹的口中，才知道你父親生相雖然可怕而其實却是個極和氣的老人。

隔日，我吃好了飯，便等在飯堂的門口，當你也吃

好了出來的時候，我便追上前來喚了你一聲。你不是好像早就預備好了似的立停了脚步，並不回過頭來，祇是背着臉問我喚你什麼事情嗎？啊，假使邊上沒有那許多同事我真要跪下來求你的饒恕了。幸好你不多一忽便回轉身來，但却恭恭敬敬地道‘科長，有什麼吩咐？’我知道你是在出氣，因此也不答復，也不着惱，祇是向沒有人看得見的牆旁走了幾步，你竟然肯跟了過來。

啊，你不知道我當時心中的衝突吓，我不知怎樣將我你抱歉的意思表示出來，我簡直不知道那一句話說出來對那一句話說出來不對，也許我當時的頭腦中一句話也沒有。末了竟不自覺地掛出來了一聲‘陸女士，請你爲我找所房子，可以不可以？’現在想起來真好笑，我當時又不要搬場，況且以一個已婚的男子去要一個未婚的處女找所房子，這豈不是笑話。但你當時也並不見怪，竟然一口答應下來。

那天的晚上，真可以說是一個瘋癲的晚上，我覺得自己已有了世界上的一切，什麼上司，什麼平日所羨慕而以為高不可攀的總長，司令，從明天起都將恭侍在我房

門的面前靜候我的差遣了。我把我檯上的牙粉，牙刷，肥皂，臉布，書藉，痧藥水，花露水，瓶，床底下的拖鞋，舊襪，皮鞋油，火酒爐子，小鍋子，枕頭邊的鞋拔子，西瓜子罐頭，洗衣作方在拿來的一疊手帕完全塞在皮箱與網籃裏；我幾乎要打鋪蓋了，即使沒有我的朋友王君進來。他看見我這種緊張的情形，竟以為我做錯了什麼事受了長官埋怨而辭了職去趕下班的火車。

‘孟臣，你……你什麼了。’

‘我……我收拾收拾桌子，擺得太不像樣了。’

‘你好像要動身到什麼地方去的樣子。’

‘是的……啊，不是，今天不……’

王君是我自小的朋友，他已看出我的恍惚的神情又是爲了什麼過度的興奮，被異性的麻醉針刺了一刺後的過度的興奮。——我當時祇覺得好像世界上祇有一個我，又好像世界上獨少一個我。

‘又有什麼追求或是獲得嗎？’王君已有三年沒有這種俏皮的口吻了。

‘那裏！我們是有了……老婆的人。’

自從這天起，我心中好像一直在等待着什麼；那一種不是做作的鎮靜而實際上是不可抑止的激蕩，好像早已得到了我所等待的東西是一定要降臨的的預示，空氣在我耳邊蠕動也好像有了一種聲音，更好像聽得你在笑，聽得你在叫我，但是當我又好像聽得你在和別人笑而用一種親熱的稱呼叫別人的時候，我頓時全身被內心所發出來的熱氣纏住了，纏緊纏緊纏得呼吸也好像要絕止的樣子。

又是一個禮拜過了，你仍沒有給我回音。不知怎的，我祇覺得我原先住的那間屋子已一天天和我疏遠起來，背心向着我的椅子，繃着眉毛的帳子，板着臉的牆壁，半冷半熱的電燈，好像都在厭惡我的勾留，啊，我非搬不可了。

又隔了兩天我在安海廟街碰到你的小妹妹。你還記得嗎，這安海廟街，便在我們那天吃飯的廣東菜館後面？這條街是大大小小的石子填成的，一塊石子和一塊石子距離的中間，每每裂着個大窟洞，我常想，假使你們的腳仍像幾年前一般地纏小了，那走起路來，一定

非得有個壯健的男子時時刻刻挨近在半邊扶護不可。

假使有這樣一天，我不知挨近你半邊扶護你的是誰？

你的小妹妹真活潑，她在轉角上望見了我，不多一刻，已跳到了我的面前。你的小妹妹大概不過十一二歲吧？但她好像已狠懂得人事。真有趣，她沒有一次望見了我不招呼，她沒有一次招呼了我不跳到我的面前來：但是一到我的面前，她又總是紅漲着臉，低下頭去，直待我問她什麼話，她方才開口，而當她答話的時候，她又總是紅漲着臉，歪着頭，眼望着別處。

‘那裏去，小妹妹？’

‘展覽會去。’

‘你姊姊呢？’

‘出去了。’

‘她不到展覽會來嗎？’

‘不一定。’

‘那麼，她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不知道。……你不是叫她給你找房子嗎？’

‘是的。找不到吧？’

‘房子是有，就是，姊姊說，太不挨近我們家裏。’

你真這樣對你小妹妹說的嗎？她說了便離開了我，啊，我恨不得拖住了她，叫她再說一次。

你第二天不是跑來對我說，房子找到了嗎？你說房子是找到了，在你後門，就怕我不要住。

我什麼會不要住呢？在你後門！你小妹妹的話的確不錯。我不禁想，天下的事情什麼竟會有這樣如意。

隔了一天我不是來在你所說的地方去看房子的嗎？天誅的我那兩個同事，他們硬要和我一起來，他們又說如其那房子還滿意，他們便要和我一起住，他們竟還誤會了你的身分，甚至誤會了我與你的關係。幸虧那房子已破窳不像樣，——是個學生逃光了的課堂——你說另外再給我找，但是我確信你對我的印象又壞了。

又有三天不見你；更使我精神受打擊的，是在王君處聽說你已辭職了。

這時的政局似乎有些變動。不是各機關的人都一個個跑了嗎？一天到晚總有不少人來報告各種不同的新聞，但是你的消息是闕然了。我又不湊巧發起寒熱

病來，我不願告假，我覺得在這個當口我不應當告假，不辦公倒可以，祇要住在機關裏就得，我怕人家要指我是託病逃走。我想做個忠實同志的榜樣，我想做個臨難時的忠臣烈士。我還發癡似地去逼着長官發命令，任何人不准出走，我以為我們的機關是全城民心的標準。我們的機關門口是也有箱子網籃載出去時，那誰都要起着更大的恐慌，這關係全城的治安。我這樣做，一機關的人都怨起我來，他們說我絕了他們的生路，他們說我要拍長官的馬屁，不顧他們的死活。什麼人背着我都笑我咒我，竟然還有人寫了匿名信來恐嚇。我全不管，我早就預備犧牲了。

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那天我從辦公處出來的時候，看見你立在堂前的欄杆半邊，我想跑上前來招呼你，但你在和你一個女友講着很輕的話，我不敢來驚擾，接着我便到一個什麼團體去列席了，坐了三個鐘頭，儘聽他們各自掏出各自的笑話來講。末了都說一切案件且待下次派人調查過了再決議。我便白坐了三個鐘頭回來。

王君笑嘻嘻地拿了一封信給我說：

‘孟臣，我知道你近來的情形不對，現在真憑實據在我這裏了。’

竟然是一封你寫給我的信。

王君又說是你自己送來的。

你還記得嗎，在那封信裏你說你那天是來找我話別的？真嗎？啊，我什麼會把這樣個機會錯過呢！你又說，看我似乎忙得狠，不敢耽誤我的公事，因此便寫了那封信。啊，你太顧憐我了。但你還不知道我的心嗎？不要說是耽誤公事，祇要你來和我談話，我便被人指為亂黨指為……都情願。況且那天我又並不什麼忙。

最奇怪的，是你在你的信裏說你從此當力改前非一志求學。你以前做過什麼不對的事情呢？像你這樣塊白玉，怕還有灰塵敢來碰一碰嗎？你以為和我交友便算是錯處嗎？那麼，你也用不到代我來負這個罪名。我也知道不應當讓純潔的荷花生在穢污的爛泥裏；但是我總把這種過失推在‘自然’身上——這原是上帝所佈置好了的。

隨他去吧，錯與不錯，好在已是過去的事情。我今天重提舊事，也並不是再想把這根絲接起來；況且聽說你現在對於你所努力的工作已有相當的成功，受了不少男性的讚美羨慕。我猶爲什麼要使你又想起你不情願再想的事情呢？

但是，自私地說，在一方面，總覺得不講不舒服。我覺得一個人有了悲傷，總想讓每一個人都知道，何況是以與你有關係的事情講給你聽呢？

我那天看了你那封信，真不知獨自發生了多少的感想；我覺得我總待錯了一個人。

隔了一天，外面的風聲更加緊急了，窗上的玻璃時時震着礮聲，又聽說我們所擁護的那個人已自動地下台了。我們的長官也將他的制服脫下來了摺在箱子裏，我知道我不久也做不成榜樣了。

我便寫了封信，叫當差的送到你家裏去，我問你有沒有要需我幫助的地方，那知當差的回來，說你已動了身了。

這時我的神經似乎立時錯亂起來，我急忙向王君借

了二十塊錢，連行李也不帶，乘着當晚的火車趕至上海，沿路祇是留心着有沒有一個背着包袱，攜着老父幼女跌在灰沙裏的你。

恐怖總是一剎那的。在上海仍沒有碰到你 忽忽已一年了。

今天從王君處知道了你的近況，我覺得說不出的快樂，一年的慌張今天才得到安慰。

破損的箱篋

章 克 標

滬寧鐵路從上海向南京去的第一個車站叫做真茹，離上海大約有十二三里，平常人力車也通行，火車除特別快車以外都停，還有車站對面的建南大學私辦的公共汽車，往來於上海和學校之間，所以交通也還算方便。不過這是平常的說話，這幾天却不行了。汽車機件壞了，未曾修配好，開不動；火車又特別會延誤時刻，所以任負這公衆交通的，只有人力車一種了。

建南大學文科主任姚勉真退出學校來，已經是日落西山五點鐘了，夜氣早就從地上的枯草裏漂凜地昇起來，

吹抖裸枝的夜風，很使人覺得冬夜的寒冷，電桿柱半中的路燈也已經發光亮了。看看校門口，人力車已散盡了，車夫們都趕到有夜生意可做的上海去了，他只得皺皺眉頭一步步踱到火車站去等那遙遙無期的火車。心中原也想拔脚走回上海去的，却又怕經過荒涼的地方天黑了不妥當，雖則身上不帶着什麼財寶，也不是怕綁票匪，不過在黑暗中走路總像有點可怕，而且這又近於是冒險虛驚的舉動，因為上海走路原來是不容易的，姚勉真寧願耐一點氣悶，到車站裏等火車。

真茹原是一個很小的村鎮，而且市街又遠離火車站一二里路，在車站附近除建南大學的建築和專做那個學校裏學生的生意的幾家小鋪子以外，沒有什麼人家。這一年上建南大學大大地擴張，姚勉真主任的文科也是新設的，學生增加了不少，學舍就不敷分配了。先把教師請出校外居住，不過附近如此荒涼，很少可住的房屋，因之大多數教師是住在上海的，姚勉真也是一個。姚勉真因為是主任之故，每天要到學校辦公；在這樣寒冷的冬天，早上須要趕上七點一刻開的火車，否則便不能不坐

了人力車在冷風裏吹一個鐘點飽喝了西北風到校。下午如其能早一點抽身，還可以坐人力車回上海；因為火車沒有定刻，所以太晚了人力車沒有時，去等候火車是很不爽快的事，不但姚勉真一人這樣感着。

姚勉真提了那個教授皮包，茫然地站在真茹車站電燈光之下候着火車。時間還不過五點半，天色却差不多已經全黑了，望出去只有煙霧迷漫的夜霧，和在昏黑中點綴了更濃色調的樹影，學校的房舍的窗中，透出發亮的燈光，更顯出幾處大房屋有深濃的黑影。同在這火車站候車的，也有十多個人，大半和姚勉真一樣同是建南大學的教師，都無聊地站着，走着，低了頭呆看着地面，支了頷沈想着，大家連閑談的興趣都沒有的。

大家連閑談的興趣都沒有，不完全是因為這守候，火車的不高興，更重要的原因却是因為這幾天學校中有一點不安靜。這是逃不出中國一切學校的通例，因為教職員學生中間，有了一點不合，好像要爆發風潮的樣子。現在是正當這混亂的前夜的沈默，是可怕的沈默，使得他們大家沈默。建南大學這一學期的大擴張，招集

了些中國人才中的人渣，以致這學校中的勢力分了三派：一派是本來在這學校中的舊勢力，別一派是新從北方南下的北京大學系屬下的新勢力，還有一派是無所統屬的散漫勢力。北京大學自從牠的前校長蔡元培在國民政府中擔負了重要責任，做了中華民國大學院院長，又兼了七十八個兼職之後，他的郎黨差不多有要包辦國民政府努力下教育事業全部的氣概，到處去爭權奪利，鬧得烏煙瘴氣迷漫了半個中國，這烏煙瘴氣現在在建南大學中也發動了。

建南大學在牠的歷史上是收容南洋華僑學生的關係上，分了中學部 and 大學部兩部，中學部教務長黃田記，大學部教務長汪見中，都是北京大學有關係的人，所以這學校的實權，可以說是已由北京大學派掌握了。黃田記還兼了大學部教育科主任，又在中學擔當了幾點鐘功課，也算是這學校裏的一個‘要人。’問題是幾天之前，中學的學生表示積極驅黃的主張，說他不學無術，破壞華僑教育，他的大學部教育科的學生也有取同一步調的趨勢。這一種形勢使得學校中北大派大吃一驚，

就想善後方法，取應急手段，一面使黃田記暫時請假，遼開攻擊的銳鋒，一面用反間計隔離舊勢力與無所屬派的聯合，造出種種謠言，使得學校中的秩序混亂，再看看進行攻擊的計劃。因此在學校中的各個教師都是疑神疑鬼地互相猜疑起來，連日常閑談都要留心佈防了，這就造成了可怕的沈默。

攻擊的第一炮，把目標放在姚勉真身上，不是無理的，因為他是孤立而且有一個科主任的位置可以攘奪。這天姚勉真也有點覺得了，因為學生的態度突然變換，而且向他提出許多要他回答說明，還有許多對於下學期的要求條件，要他即時承認，實在有點無理取鬧的樣子。因為在教室中討論了此種問題，正當的功課也無從進行，而且還延長了時間，以至失了坐人力車回上海的可能，弄到在這淒涼的火車站中，呆呆地守候着火車，這是他很覺得不爽快的。況且即刻和學生的對答也很犯了他的脾氣，因而他的團團的臉上也失了和氣，柔和昏眸子，却變得沈遲了，雖則肥胖的身體，還好像表出癡蠢的無感覺。他茫然地站在火車站的燈光之下，呆

呆望着學校中的燈火，心中感着無限的厭煩，吹進他項頭的冷風也不覺得了，只是木然地站着，在憮然地沈思一種狀態之中。

總還算是幸氣的真有一列火車來了。先是車站的票房開了門售票，使得倦怠的人心上振作了一下，像有癱的人得注射了針嗎啡；隨後嚕嚕地打響了鐘，又下了揚旗，站長也提了綠的燈火出來站在月台上了。轟轟的響聲也聽得了，車頭上的探照燈，也看見牠發了怒光而奔來，列車像百骸靈動的怪蛇一般蜿蜒地進了站才。在車頭跑得很辛苦轉過氣來的一喘息之間，又開行了，這中間自然趁車的人都擠上了車子。

走進車室裏，一陣炭酸臭的暖氣，直刺姚勉真的鼻官，又使他的眼鏡上生了霧點，一時望出來什麼也看不清楚。但他仍舊移動肥碩的身體，走進裏去，不過仍找不到一個空隙的位置可以容他坐坐。在車站上站了近乎一點鐘，確是有點腿酸背痛了，也伸長了頭項儘望，還是滿滿地一車人，沒有一點虛隙，可以容插他，而且同是站着的人，也不少。他聚了眉頭，心上又加了一

層不爽快，只得再退出來。

“姚先生！”忽然他面前的人叢中，站起了一個
人來，使得他吃了一嚇。

“噫，你來上海麼？好極了。”姚勉真認識是李
英夫，就停了後退的脚步。

“看你很想坐的樣子，那麼請坐吧。”英夫讓出他
所占的坐席來。

“不要客氣，不妨的。”

“不用客氣，坐吧。”

勉真就坐下了，把手裏的皮包擱在膝上，仰了頭問
道：“你上海來什麼事情呢？蘇州方面怎樣？”

“蘇州？不行！辭職了。哈哈”英夫的故意
裝作寬闊的口調，很容易聽得出來。

“爲什麼？”

“一言難盡。還有陳希忱托我帶一封信在這裏，是
給你們的。我們是一同走的。他還在蘇州，說要儘
量玩幾天再來哩。”

“什麼？你們都走了。那你到上海有什麼計劃麼？”

“也沒有一定的方針，倘使無法可想，只得回家裏種田去。”

“那你今天暫且到我那邊去住吧。”

“也好，我本想到江灣袁明波那裏去的，今天太晚了，擾你吧。你在此地大約總很得意了？”

“有什麼得意，還不是一樣的討厭！你只看，到此刻才能回寓去，夜飯都沒有吃哩。——不過也好，我們可以同去喝酒了，你總不曾吃過什麼吧。”

“是的。不過你總是科長，總該得意的了。”

“不要說他，我有點想不幹了。什麼東西的科長！”

“又何必這樣憤激。”

“自有非這樣憤激不能的道理。”

“爲什麼？”

“也是一言難盡，等一回仔細談吧，還要問你的一言難盡哩。”

這時火車的氣笛嗚嗚地叫起來，車室裏的客人也活動起來，整理行裝小箱的，整衣正冠的，站起來招呼同伴的，向着窗外望的，……這亂紛紛是表示上海到了，

大家預備下車。李英夫也從棚架上取下了他的小箱篋來，姚勉真站起來讓出這地位給他安放，却用手去提提那箱看，說道：“好重！裏面是什麼寶貨？”

“因為裝了幾本書之故吧。”

“噢這地方都破了，破得很奇怪的。”勉真一手按箱了子說，“那是什麼原故？”

“是被人家撬壞的，這是遭過難的箱子了。因為窮所以勉強用着，你不要取笑呢。”

“給小竊弄破的麼？”

“是的，不過是大竊而不是小竊，其實是不能叫做竊的。總之是撬開來，為要把裏面的東西拿去，你知道我在這番革命變革中的損失吧，這裏就是殘留着的傷痕。”英夫指箱子破損的地方。

“唔，原來如此。到站了，走前面去吧。”

英夫提了破損的箱子，跟在提教授皮包的姚勉真後面，走向車室的出口。車子已經停了。車外是火車站上一種特有的喧囂，車夫，旅館接客，腳夫，們的呼嘯真和客人的脚步聲，凌亂無章亂散滿了空間。姚勉

和李英夫兩人洋洋地通過這混亂之中，走出車站去。

姚勉真的寓居，是在一處人家的二樓上，與同是建南大學教師的戴壽百住着相隣接的二室。二人同樣是除了建南大學以外，又須到江灣正道學校教課，所以揀這離車站相近而且在江灣和真茹中間的地點，是在北站對面的均益里。

現在英夫的行李鋪蓋已經搬來擱在勉真室內的一角隅，他是坐在靠牆邊橫着的一張沙發上，抽着紙煙。勉真却坐在寫字檯邊，手裏執了信紙在看，電燈照着他，滿臉紅紅的，一見就知道剛才是喝過老酒了。壽百坐在牀沿上，一手靠着牀欄干，仰頭看着天花板似在想些什麼。當勉真叫他名字，他才如睡夢中驚覺起來，轉過頭的方向，問道：“呢？什麼事？”

“你可知道有什麼地方可以介紹人去麼？”

“沒有呀，這幾天又是在學期中間，更加不行。”

“陳希忱想謀事呢。我看也有點不容易，一時之間。”勉真放下了信紙。

“不過我想也不必十分性急吧。他本人還寫寫意意

在蘇州遊山玩水哩。信上雖則是那麼着急的樣子，暫時總可以敷衍過去的。* 像我也並不十分覺得着急，雖則明明是失業了；當然一半也因為知道着急也是毫無用處的。”

“你在建南裏還有什麼法子可想麼？ 壽百問勉真。

“說起建南我真想辭職不幹了。真正討厭。每天一早起來，從和暖的熱被窩中出去喝西北風，晨上又是到這樣晚才能回來。你想，爲的是什麼呢？倘使有幾個可造之才的好學生，那也許還有點意思，現在是除了爲幾個錢以外，什麼目的都沒有的！這難道是合理的麼？況且還有人在暗中作祟，真是乏味！我今天受學生攻擊了，你知道麼？”

“什麼？我一點也不知道。那麼簡直是開戰了，已經切了火蓋哪！”壽百脫不了他日本留學生的氣質，用了‘切火蓋’這句日本話。他因為在別一科教課的，所以訊息不靈吧。

“是今天學生提出許多疑問來了，有說我書教得不好，有說本科的科程不全，有說某教授不行，有說還有

未到校教授的功課應如何辦法，……很多很的話哩。”

“唔，唔” 壽百英夫二人答應。

“那麼我回答他們了。書我本來教不好的，自己也十分知道，不過我已經教了十多年書了，應該怎樣教法我却知道的。你們的學業現在還沒有上軌道，文章大都做不通，我認爲須要照我現在的不良教法才可以改良你們的積習的。至於課程不全，是因爲鐘點的關係；某教授的不會來校，我也不能負責，那是校長要請的人，已經有電報去催，還是不來是沒辦法的。而且我早料到他的不來，而在見中教務長說他一定來，所以我不會預備補教的方法，這些地方都應該他們去負責的。至於某教授行不行的話，你們還不應該說哩，無論他只講了幾次的講義，你們不能由此去批判他；并且他總是用過幾年苦功，有一點專門研究的人，你們是沒有資格去評衡他的。像他這樣博通中外的留學生，中國實在很少，我也很佩服着哩。

“嘆，博通中外的留學生，建南裏很多呢，那止這區區一個。” 壽百笑道。

“他是特別的，他是不同的，我是真正佩服他。”

勉真說。

“但是，你不是也可以同樣佩服黃田記等等麼？”

“你真是小氣，在你面前，不可以稱贊別人的，那麼我就說人的壞話吧，那是有充分的材料，而且也不可不給英夫見識一番。” 勉真從抽屜裏拿出了一捲紙張來。“英夫，你來看寶貝，這是我費了許多心去要來的，因為茶餘酒後很可以做笑料談資，我們不是剛喝過酒麼？”

英夫站起來，把煙頭投入了痰盂中，噓的一聲冒起了一陣白煙。他抹抹嘴唇，走到桌邊去，壽百也走過來，三個頭集在一堆六隻眼注在一處，大家欣賞這奇文，齊聲哄笑。

“私立建南大學邏輯講義，教授黃田記撰，這撰字妙極了。你看，第一緒論，歷史的邏輯和牠的對象研究，這開頭就不通，不通，大不通。什麼叫歷史的邏輯呢？有了歷史的邏輯，還應有地理的邏輯哩！對象研究又是什麼！完全是放屁，放屁！”勉真一面讀着一面謾罵。

“那麼學生爲什麼不趕他呢？”英夫問。

“怎麼不趕。不過面皮厚的人真沒辦法，無論怎樣趕法，他還是要來的。他有一次被學生從教室裏罵出來了，忿然走了，第二天却又笑吟吟地來校，說因爲校長已經叫學生向他道歉，他應該再維持下去的。這幾天却又變化了，他又被學生大攻擊，竟然要武力制裁他，他已經提出辭書了，却又請了假回籍，說是父喪。誰又知道他葫蘆裏賣什麼藥呢。”壽百說了一番原委。

“建南的情形也是這樣的麼？我還以爲只有我們蘇州才是那樣的，現在想來什麼地方都差不多吧。”英夫說。

“今天學生的搗蛋，也許他們在搗鬼。不過管牠怎樣，我是討厭了。當初原想是有點希望的，所以也終於承諾了這招聘，現在已經知道是毫無意思了，我決定不再留連了。”勉真心平氣和地說，却又激昂起來“誰又願和那些人連在一起，就是想想也討厭的。”

“錯到也不錯，不過學生反對你在那一點你可明白了。”壽百笑問。

“那我不知道，又不必知道的。”

“但我可以對你說，因為你不是什麼地方的留學生，你沒有到過外國，不曾得學位，所以實在是夠不上做科主任的。這話你相信麼？”

“也可以相信。而其實也許是這樣的，我實在缺乏能力，不能把這科辦好起來，所以還是走了乾淨。”勉真慨然地。

“那到不在乎此，你只要製了幾身西裝來穿，就可以把這問題解決的。因為你穿了西服總就是外國留學生，是留學生一定學問高妙，學問高妙一定是好教授，一定受學生擁戴，只要你善於隨機應變。黃田記之所以吃虧，全是因了不能應付之故，否則汪見中也是一丘之貉，為什麼不遭反對呢？以這一點看黃田記到還有可愛之點，而汪見中真是老奸巨猾了。”壽百說。

一直在諦聽又似沈思中的李英夫，忽然大喊出來：
“這不錯，現在我明白了！”

於是他緩緩地講了底下的一番話——

“我還說是近來幸氣不佳哩，却是這一個緣故，也

許正是這一個緣故，在革命之前，在這一次的變動以前，我也不只在一個學校中教過功課的，都受相當的好評，得着學生的歡迎，同事的羨慕。這回革命之後，我已經換了二處學校了，都不見得受學生的歡迎，真不解。難道是革命把我的學問和教授法都革掉了麼？太奇怪了。上次在杭州的中學，雖則不是被逐出來，學生總在暗中說教得不行，這回在蘇州，還是這個樣子，真惱人！有時我還疑心有反對的人在鼓動學生哩。但杭州已有前例，心裏想爲什麼這樣巧呢？有時也疑心自己的能力上不足夠，但又轉念到爲什麼以前倒得人歡迎的呢？因爲我自以爲學問上和教法上只有進步而不會有什麼退步的，現在我明白了。原來的確是那一次的革命把我的學問和教授法都革掉了。

“那時我在中學教書，正當放了寒假，我的行李都寄在學校裏的，因爲反正下學期仍在此地，行李搬來搬去很麻煩，況且那時夏超的獨立剛才失敗，滬杭路上看去是不會有什麼變動的。不道就因此出了毛病，行李喪失了。我是穿洋服的，從十四歲進了中學穿制服以

後，不曾做過長衫之類，但是這一回除了隨身穿的衣服之外都失掉了。此後便只得做新衣穿，却因為可以儉省一點，而且為裁縫方便之故，就做了長衫馬褂的中服。現在我還是穿着中國裝的。K中學因為局面變換之後，不繼續教下去而到杭州，那是開始穿中國裝上課堂了；因為不慣，自己也覺得有點異樣，寫黑板頂不方便，我想中國裝是不適宜於學校教師穿的。那知竟可以有穿中國裝是不適宜的教師這一個結論。我從前很奇怪有些人去當教師要特地做西裝，現在却懂得他們是不錯了。做教師當然要做適當的教師，穿西裝却是成為適當的教師先決條件的。我自從換了中國裝當教師，就一直響霉頭。想起從前的微幸，倒是那失去的洋服的功績，我真有些慚愧；但一想現在的恥辱，却是因為這不穿西裝之故，又須得憤慨了。

“須說明的，我的衣服不是以劫掠出名的北兵取去的，這不能冤枉他們的。北兵退却時，第一軍的薛岳的部下是追逼在後面，他們除了沿路帶逃帶劫以外，更沒有細搜的功夫。北兵退出後，我還得着學校裏的庶務

的一封信，說學校一點也不會受什麼損害，當然是說我的東西還是原封不動的。到是後來大軍續續來了，校舍被借住了。事情就此發生的，衣裝被偷去了。後來那個庶務對我說他們在臨開拔的前一晚，黑夜裏把貯藏室的門撬開，門都打破的，進去搜查過，把值得拿的東西都拿去了。有許多人受損失的，我不過是許多人之中的一個，只得自認晦氣。我還得說明，偷東西的不是上火線的執槍兵士，却是政治部的工作人員，確是某軍某師的。

“當初我也想，這樣我也算對於革命有點貢獻了。我的洋服，政治部人員穿去是正配口胃的，所以被拿得乾乾淨淨，除了幾件不能再用的被襯衫以外，我的二口箱子是“空空如也”的。那衣裝可以說是我幾年教書的成績，我在日本讀書時，因為窮，西裝一身也不會做，只在臨歸國時做了一身，也是借債的。這錢後來做了教師才還，當然也可以算是辛苦做工出來的。現在一切捨給革命了，也可以算我對於革命的貢獻。我也很滿足的。并且還以為對衣服也是好事，因為衣服穿在那

些革命志士的身上，就可以受人家的尊敬！並且還可以接近異性的芳澤；若使始終是我的衣服，那是永久不能親近脂粉的香氣，也不能受革命的敬禮。當我在杭州教書見了不可一世的斜皮帶階級，伴了女同志們在街上閑散時，總這樣想替代衣服幸運，而泛起微笑的。

“不過現在想到我是因此而不能再做教師，也許就是絕了我生活之路，這樣我對於革命的貢獻，未免犧牲太大了，況且是強奪取去的。看那屋角裏的箱子，被刀所撬破的傷痕，還清清楚楚地留着。我決不是可惜這一點衣服，我的人生，也正像這箱子一般受了破損了，這是不可忍的悲哀。我從未被人說過壞話，現在却是第二回了；我從未失敗過，現在却是第二回了。啊，受了破損的箱子！那箱子的破損如同張了口在嘲笑我生活的破損，啊！我難道應該再另外新製西裝去麼？……”

十七年十一月未定稿。

漩

渦

陳白著
實售洋六角

陳君是最努力於小說的青年作家！其作風的戛戛獨造，結構的巧妙精密，文字的美麗流暢，的確是值得歎賞的！

不信，請讀這部他的長篇處女作，準使你要詫異的直跳起來！其中描寫軍閥的殘暴，和一弱女子的婉轉哀鳴，一青年的忠摯的戀愛，又辛辣，又悲痛，又纏綿，又熱烈，真要使你忽怒，忽悲，忽驚，忽懼，像在漩渦裏打迴旋哩！



George Moore

我的死了的生活的回憶

George Moore 著 洵美譯

(Euphorion in Texas)

“拿燈來 Agnes,” 我說, “快些。” 當她離開了這間屋子我又自己對自己說, 真要命! 她祇是流連在貨間裏竟將我遺棄在這充滿了這間屋子像個幽靈的灰色的黃昏之中。 怕將眼睛向四邊看, 於是坐在我的椅子裏, 幻想: 黃昏使我覺得不能再不將我的舊燈拿出來了, 他們如此地美麗。 一柄鑰匙便能各篤一聲轉起燈油來, 但是懂得這種巧妙的機器的人都已死了; 我的一盞從來沒有完全修好過, 而燃燄牠的手續 Agnes 的知識總是不夠去領會, 真的, 這個看來雖然簡單, 但她却始終沒有

學會過，她把來轉好了，她一定要等燈油傾出了燈口，方才把火去點熾燈心。“啊，她來了！”於是我一句句地問她，漸漸地探出了真情，原來是 Cook 爲她轉的，當不致於會熄掉的了。

知識如此不完全的 Agnes 遇到這種事情真是倒霉，不過誰都免不了有錯，我們須一直記牢這句話；我於是心地望著一個黃頭髮的，豐滿的臀部狹小的肩膀的活潑的少婦拽着灰色的幕幃來遮沒了高狹的窗口。長長的摺痕與我壺形的燈甚是相稱；在這間點了燈又生了爐子的房裏，我便躺在靠背椅中試尋我回憶的線索，想到有一次在 Vincennes 的豔遇，曾伴着一個美婦人同去那裏，當時大概在1870年相近，白襪子還很時髦。一根吊襪帶與一方花邊的手帕曾使我寶貴了許多年，還有她寫給我的三封信；但當時我的文件一些沒有秩序，因此她留給我的祇是她的名字，這個名字她也許已經改掉了。這很奇怪吧，我還記得她的地名？ 17 Cathedral Street, Baltimore。但假使這條街道已經毀掉，那麼，別的關於她的東西也就一些沒有了。Baltimore 這個城在一個

人的迴想中是太渺茫了。況且我從來沒有去過那裏。假使我會去 Baltimore 那我也許會娶她，而假使娶了她，那我的生活便大大地改變了。我也許會去做生意的。在 Baltimore 什麼事情最出風頭呢？Marie Bruguère 的後來怎樣呢？像這一類無意識的問句；年老的人們常會不自禁地切問着自己的，每當夜飯以前，侍女拿燈進來拽上幕幃的時候。於是我思量着我究竟還是去重尋愛的生活呢還是文學生活，我的眼睛便徘徊於懸在壁間的畫上，靠着牆壁的文書櫃上，與舖在白薔薇及 Aubusson 的華麗的建築上的櫥子椅子上。我看來好像有一只椅子遮去了一朵好花，與一些陪襯的枝葉的圖案，但是若去移動那只椅子，便得驚破我的幻夢。“椅子是我們一定要有，的”我說，“雖然他們破壞我們去完全欣賞一方 Aubusson 地毯。”

我自己對自己這般地陳說了一番，重又繼續我的幻想，她已睡在墓碑的下面了，在 Christie 那裏的我的美麗的器具在短期間內，將消散開來了，在最短的期間內。我的眼睛，懶洋洋地看到一隻文書櫃的很好看的

一部分“在這櫃子的抽屜中，”我說，“堆積着有不少的信件，但是，咳，沒有一封是從那個曾經住在 Cathedral Street 的她寄來的！”她寫得很少，Gabrielle 却寫得很多；她的信都在這裏——除了那第一封；都是四頁六頁八頁的長信，什麼都講，什麼的隱蔽都張開。記得她寫：“你不必道歉，你的中年乃是你的優點之一。我實在不喜歡年紀輕的男人；你做書便是你的最大的長處，他們是如此地美麗。我們還是多講講 Evelyn Innes 吧，我們明天當在博物院中會見，後天在一輛 fiacre 裏，一同去兜兜，最後一天則你來看我……你一定會極喜歡我，因為你決不能不喜歡你自己所造出來的女人。不過我很高大，假使你不高大，那或者要使你侷促不安。

“多麼動人吓，”我說，“這些出自一個有小小的慧眼的黃金的頭髮的，又有幾點雀斑的的話。她寫得好像她說話的聲音是很輕微的。假使我懂德文，那我當能很容易地辨出她那溫柔的南方的口音。更使我感到興趣的是她在一封信內說，我必須在旅客簽名簿上寫為從 Loneon 來的 Dayne 先生，安頓好了立刻再寫信給他。

“我們當講關於 Evelyn Innes 的話” 她在這封信中寫着，這是一定的，假使我真去滿足了這巧妙的 Viennese 的過度的興奮，那我們一定會講到 Evelyn Innes，這本古往今來最有力的文學的媚藥……雖然牠旁的一無可取。“你安頓好了須立刻便寫個字條給我告訴我你房間的號碼，與 *a quelle heure* 你可以見我。那麼我馬上就來看你。這將多麼美妙吓！我當坐一個或是半個鐘頭，即使我們稍微失望，那我們也可以大笑一陣，因為這是有趣的，當一個女人來看她所從來沒有見過的男子。你可曾聽得過這類有趣的事情麼？

一大堆的煤已燒成灰燼了，於是再添了些在火裏，我想郵局裏是從來沒有送給我這樣一張有趣的請柬，但是，啊，我却未曾答復！自那天到現在我時常自問爲什麼我不到她那裏去。是不是因爲她在她的信裏將她自己，肉體與靈魂，透得太穿了嗎，讓他去吧，總之，我是沒有去享受這個豔遇，但却因之而開始寫了一篇喜劇，在這齣戲裏面 Lewis Davenant 從憑着 Sebastian Dayne 到 Vienna 去博得 Gabrielle 的愛情，假使他有

這個本領。但現在我要到她那裏去那是太晚了；我也或者可以求她思念舊情而重新愛我。Emily 也是犧牲給文學的。我起先以為她是位老小姐怕會伸出了她的慈善的手而說：“我懂得你，你懂得我，讓我們到楊柳蔭中去對泣吧。”她却並不是位老小姐。和Gabrielle 一般她也是被 Evelyn Innes 感動了而寫信給我的。關於她的事情，她曾寫了許多的信，我很當心地把來紮好了藏在那隻 Sheraton 的書櫥的抽屜裏。在這一個爐畔回憶的時候，她的身世真是動人。每個男人的回憶是一面死了的女人的鏡子。Emily 在十幾歲的時候到歐洲來的，接着便被運命所支配了，當她在信裏說她從 Australia 到 Leipzig 來學唱歌，第一天吃飯便坐在她未婚夫的對面。她覺得沒有再比他使她不喜歡的人了，她說要是她早知這樣一個人要坐在她對面，她情願在房裏吃飯的。但我們決不能逃避運命，儘使她如何反抗，終究仍被那坐在她對面的人把她帶到 Frankfort 去永久住在那裏。在那裏她被環境琢磨得好像個機械，除了和我通信，她再也沒有用英文的地方，她復很認真地對

我說，她被一個德國少年愛了許多年，每個夏天她總到 Bavaria 的一個小城去會見他。她是一個天主教徒，因此心中時常有一種犯了罪的恐慌，有次在赴她情人的約會的道上，她真是痛苦極了，於是在一個禮拜堂門前停了下來，找到了一個老神父，便跑到懺悔室去懺悔，她絕慾的力量的懦弱。“假使我仍到我情人那裏去，”她說，“那祇是去對他說我此後當不再見她了。”“我的女兒吓，”他答着，“你還是爽性不要到你情人那裏去的好。”

到火車站的路須穿過一座樹林，她覺得出了樹林一定有種徵兆，一定有種天啓能給予她力量以抵抗這個誘惑。但樹林是靜寂的，枝葉間一些沒有什麼東西騷動，每到一個站頭她總想去乘下班車回去，後來實在受不住了，於是跳了下來走至附近的小車站。但她的情人卻在那裏等着她，他因為急於想看她而跑到半路來迎她的；從這個時候起，她便覺悟到儘是神仙也不能止住她去做她心中所希望的與情愿的一切。我想到在她信中的幾句話了。“我再也意匠不出有像我們一般美滿的結合了，

心，靈，與肉體的一切的要求都滿足；自始至終許多年數從沒有一次反目，也從沒有一次發生些兒的誤會；一天覺得美滿一天，直至慣會懷疑的我也開始相信愛情的永生了。”

但是有一天她的情人卻跑來對她懺悔說他的良心已經覺醒，他不得不開始一種新的生活。他是沒有宗教信仰的，她說；但現在他却忽然覺到他以前是過着一種不道德的生活，我記得她在信裏還說，他因了這個悔念，心中竟生了一種想得到一個小康生活的正當的快樂的希望。

她給了他自由以後，他便娶了一個美麗的意大利女教師；她在這個甜蜜的生活終了時，讀了 Evelyn Innes 便寫信來要我到 Frankfort 去；但是因為我那時候不能去她便到那個她曾過過許多甜蜜日子的 Bavarian 小城去，“在那裏脫離了一切家庭的牽纏與掛念，她現在一定在幻想與回憶了”，我說，“像我在這隻椅子裏一般”。“每年”，我又說，“她定會掙扎着去到那個小城，但當她沒有氣力再回到那裏的時候，夏天是仍會不斷地降臨，

還是坐在爐邊想像想像那裏的街道與田野吧。”

我幾乎會見到她；當我到 Munich 去過節，爲了格外恭敬些，我便寫封信問她還是她來看我呢還是我去見她，但她卻託故不見我。“你問是什麼原因嗎？”她信中說。“實情是爲了我患了極重的肝氣病，早晚須拿熱水袋來貼熨自己，衣服是祇能胡亂地披在身上了。我知道你是不要看見這種女人的。我總不至於會有什麼失望，這是我可以決定的。反正你，一個男子是要在女人身上找尋另一方面的美點的。在這種情形之下，儘使你愿意，你也決不能忽略了我的肉體方面，祇有一個法子，那便是忘掉這個女人，不要見她，讓想像來爲她畫照。”一個誠實的女人吓。我已幾個月沒有收到她的信了；也許永遠不會再收到她的信了，我們也許會一同過不少甜蜜的時光，假使她不去等她的情人娶了意大利的女教師。可疑，可疑！但當我在 Munich 的時候她避掉見我是的確對的。總之，我沒有見到她是很可惜的，我應當不通知她便偷偷地跑到 Toelz 客棧裏，在旅客簽名簿上寫個假名字。那是多麼有趣，無

意中在餐桌上認識了，再和她一同出去走走，再和她一同坐在以前她會和她的情人坐過的樹下，再引誘她將所有關於他的事情完全講出來。又是一齣喜劇在火爐裏開演了；另一個靨兒又浮上我的心頭：一個筆直的鼻子，鮮明的眼珠的美國女詩人，她不怕我會目迷心醉，通了不少信後她竟寄給我幾張當她在 Andes 的溪邊洗滌的時候她的女友爲她拍的小照；這是一個造 Venus de Milo 的雕塑家所要求的模型，她的信上請我在二年以後到巴黎去見她，她當竭誠歡迎。這裏有一個機會可以和愛慕我的作品的女人去面對面會見了，我於是去至巴黎，我們會見了——一個簡短的會見，臨別所得到的話是：‘我從此在你面前不做裸體的女人了’——一個可紀念的巴黎的下午，從此便沒有信或是詩寄來了。完了。

忽然間的回憶使我從椅子裏跳出來，到那隻 Sheraton 的書櫃的信堆裏去找她的許多函件，但是爲今晚上讀是太多了，我又看見了一封筆蹟很陌生的信，“這從那裏來的？但這筆蹟也並不完全陌生吓。我以前曾看見過的。我收到過她三四封信……但以後便沒有了。”

於是回到了椅子裏，不再去抵抗解答這個難題的誘惑，把信從信封裏拿了出來，又對着火看了好久。到後來我竟叫了起來，“就是她！”於是我的思潮便冲回到從十年以前發的誓以至 Agnes, 我的侍女，拿了封信走到我的房裏來說這是方在從 Shelbourne Hotel 送來的時候。寫信的人在信裏面寫着說她是從 Texas 來的。“一個充分的浪漫的根源，”我低低地念——“‘我到歐洲來但願能與你結交。’這比之平常一般的信是似乎太突然了，”我說。“至少有一件事情使她與一般人不同。一般人都先來試探的，而這個女人竟直到我這裏來了。她現在與我的距離不過數碼，幾乎是一投石之間，便在 Green 的那邊……便在那粗俗的 Shelbourne Hotel 裏面。但她是從 Texas 來的。”於是我心裏便躡進了一個極大的願望去見這位寫信寫得這般簡單的女人，她祇說她是從 Texas 來的，而來歐洲的目的之一便是看我。這也是我的驕傲，我從不曾接收那些試探者的來邀，但我也曾去過巴黎，而現在 Honor 所來的路程比別人所請我去的要多十倍呢。Texas 離這裏有幾千里路，那也許

是被我所流傳的文章的吸引力所擒來的，我開始覺得要是不去見她那我真是太卑鄙與懦怯了。“乏味，腐敗，懦怯，等名詞將永遠在我目中搖動了，假使我——”一種要見這位從 Texas 來的女人的突然的願望竟捉住了我的喉管，於是拉了鈴喚侍女進來，用了一種嚴重的口音對她說，否則她將看穿我所給她的差遣的目的。

“你是知道的，Agnes，有許多人都爲了文章的事情看我，這個從 Shelbourne Hotel 寄信來的女人大概要來和我會面的。我目前的時光是寶貴的，決不能爲了答復種種愚獸的問話而費掉；或者她是爲了要求我的書籍的扮演權或是分期登載權而來的。現在我要你到 Shelbourne 去，假使她給你的印象是一個聰敏伶俐的人，看來不會使我討厭的，那麼把這封信給他。我早就注意到你是一個善於辨別人的性情的，她的容貌當能告訴你許多。我祇要一個關於她的詳細的描寫；你比我更會看人。她是決不能朦過你的！”

“要是她是個老婦人便怎樣呢，先生？”

“那麼對她說我到別處去了，很對不住她。這當然是

很可憐的，Agnes，因為她是從幾千里外的Texas來的。”

“我常聽得說，先生，Texas來的女人都是很富的。”

她的觀察使我非常的驚異，她是得意地說着的，我於是看她走下階沿，她快樂極了負着這個 Romantic 使命。

她自己竟然高出了她自己了。她一聽得那位婦人在那裏，她便說要親自將條子交給她的，於是乘了電梯上去。那位婦人恰好在換着衣服去吃飯。我記得，笑咪咪地，怎樣地傾聽著 Agnes，形容這位婦人的肩膀與掛在上面的黃色的髮辮。“她是沒有穿着衣服吓，先生，我想她是決不會超過二十五六歲的。她祇對這封信望了一望便說很好。”吃飯的時候 Agnes 祇是在我椅子背後嘰咕着明天的客人。在焚火之前我復交叉了我的腿兒默想去年的快樂，自己在窗前等候着我的客人，已成了一幅模糊的圖畫，但奔到前門去開她進來的情形卻清楚得很，好像看着鏡子裏面一般。她的第一句話與我請她到樓上來的聲音仍然是很響亮地在我耳中。我一壁跟着她一壁想，我想 Monet 的浪蕩的艸地與從霧裏透

出的楊柳當能使我們消磨那最初的五分鐘。但是她的念頭卻完全在她的目的上，無心來留意我的畫，沉在一隻椅子裏侷促不安地坐着，看着那方 Aubusson 地毯上的白薔薇與紫色的建築。我試將 Chelsea 的瓷器來講講，但她說她從來沒有留心過 Bow 是不是一種粗糙的 Chelsea。隔壁房裏的 Harpsichord 也沒有使我們延長三分鐘的談話；Purcell 的 Golden Sonata 也失敗了，我記得我怎樣地對自己說道“讓我們來試試文學吧，”於是在書櫥裏拿了一本 Human Comedy 的原版本給她看。

“你自己的書，”她說“對於我比什麼作家的都好。”

要使她覺得隨便些，我於是問她喜歡我那一本書，以為她是要說 Evelgn Innes，那知引起她對於我的興味的却是 Sister Teresa 每一忽加增了我對於她的好奇心，於是求她講她自己的身世，知道她十八歲的時候會決心去做尼姑，而在她發現她對於宗教沒有緣分以前，她也曾受過戒披過白幕。要慫恿她講她關於修道院的事情真難，怕過分的請求會使她不快，於是便祇得為滿足我自己而對她說，這是一件最偉大的 Romance，當一個男子

或是女人在年青的時候說，“我將立誓脫離生活而把我的誠心獻諸上天。”她卻用一種忿怒酸澀的喉音說自從她離了修道院，她對於修道院越加痛恨了。爲要平靜她的氣蘊，我便接下去說，這又是何等偉大的 Romance 吓，當一個尼姑或是和尚受過了戒立過了誓却道，“這種不是我的生活，”而跨過了修道院的門檻跑到空曠的草田裏傾聽小雀在麥柴中歌唱。我的高論並不像我預料中的使她有趣；她祇是憤憤地說，她最恨想到她兩年寶貴的光陰虛擲在尼姑們的中間。

“我們還是講些別的事情吧，”我說“但你須記好，你最喜歡的是那本 Sister Teresa 吓。

我但願能從她那裏來證實我的推測，但她終是不願講關於她修道院的事情，所能得到的便是她實在恨之入骨。我的理想便立刻開始編了一件她與和尚的情史，但又想這種推測是靠不住的，不過我總覺得她的出院是爲了一種性的曖昧，我於是提醒她說曾經有句老話：“上帝祇要男子所不要的女人，”她聽了這句警句一些不回話。這是狠可以看得出的，照這般地講下去是要變

成算命先生探口氣了，我於是極緊張地申言我們的生命對於我們祇有一種用處——便是去生活牠；我們的最主要的便是性的本能，因此，爲一個女人去愛一個男子而犧牲她自己便是她的義務，好比男子爲了女人而犧牲他自己一般。這一次我的工作得到了報酬了，她看來狠歡迎談話轉變到這個上面來；她的臉上表示出她的心是動了，她狠欣悅地聽了一忽，她的鬢兒上浮起了兩片紅雲，她於是羞縮縮地供出自從她離了修道院會有不少男子看中過她。她也曾經有過一段情史；看來是極平常的一種，但她當時便發現他這個人是毫無價值的。

“但是我不愿講這種事情了。你爲什麼——”

我覺得我們的談話又應改換了，有無盡的牧牛兒永遠不停地追逐著野牛的 Texas 的平原便來在我的心頭，我於是請她對我說她可曾旋轉過擒牛的繩索或是會彈傷過牝羊的後腿。但是她所知道關於 Texas 的祇是 Austin 一塊地方——這使我未免有些失望——因爲我曾幻想着 Texas 的平原有許多男子從艸屋中跑出來躍上馬背放著手鎗。從她的口中，我知道了 Austin 是一個狠大的城

市，在那裏她和她的兩個姊妹，當他們無所依靠的時候，開了一個舖子；美國人所謂的“舖子”便是小店，她們便賣賣雜貨，直至她們賺了些錢。我們的談話忽然對勁起來，我於是知道了她叫做 Honor，她還有兩個姊妹，她們一個都沒有獨特的才能；一個是狠好的伙計，但採辦貨色却是外行。她的第二個姊妹乃是個不堪教導的，她所以決定脫離這個行業，一半便是爲了她的第二個姊妹，和還有些別的原因。她到歐洲來用的便是她靠那個舖子賺來的錢，因爲她不愿把她的一生花費在 Austin 去堆銀子。不。她還沒有結婚，她說這也是一個原因：因爲當一個女人決定了要結婚，她必須想到她是或許要產生兒子到世界上來的。“那個舖子吓，”我大胆地提議說假使生了孩子那麼便可賴以生活，這個提議似乎使她異常的不快，我便聽她說一個女人假使身體與意志都沒有決定而投入一個男子的懷抱裏，又產生孩子到世界上來，這是大大地不道德的。她說她希求有個智慧的伴侶；她決不能愛一個粗魯的男子，而像在 Texas 這種未開化地方，一個女人沒有正式結婚而生了孩子，是要

被人誤會的。況且她在 Texas 也沒有見到一個配做她孩子的父親的男子。她所希求的孩子是一個出衆的孩子，是一個有才幹的，是一個畫師，是一個詩人，是一個音樂家。

“一個音樂家！”我叫起來了，我們於是講到 The Ring，但是，我雖然這般讚美，她却格外傾向文學，尤甚於音樂。

“你可曾遇到過一個文人——”

這句句子是不見得沒有說完的，但即使說完我也忘掉怎樣收束的了，我祇記得很明白，我們的談話是弄得多麼緊張與困難。我們都拘束起來，我畏怯地問她在理想中會否有一個有可能做她孩子的父親的人。她把她的眼睛抬起來對了我的眼睛，於是像一個要細訴衷腸的樣子，忽又被一個思緒稍微攪動了一下，如清風飄過水面，她便說下：

“我沒想到過一個一定的人，我祇是想要給予 Texas 以一種文學；而當我讀到了你的書——”

“你便想到我嗎？”

她恭維我說：她想我是一個有可能做她孩子的父親的，她說我很像能為她生個兒子而給予 Texas 以一種文學的；我這時的好奇心熱烈地燃燒起來，我以前從來沒有這樣過，以後也永遠不會這樣了，我問她怎樣會使她想到要給予 Texas 以一種名副其實的文學，而她所知道的對於我的一切是否完全從我的書中讀來的。

“你是不知道吓，譬如說，我的年齡便可以妨礙我有這種可能——”

她狠簡單地回答說她沒有動身到歐洲以前對於這個問題早就大大地思量過了，我於是又用格外自信的口吻對她說

“但是你一定得先問你自己，我的相貌是否太討厭了，因為你也許不能克服你討厭我的心腸，假使你想為你的國度完成一件極大的工作。

“我在輪船上也時常想著這個的。”

我還得問一句話，那最要緊的一句，我說：

“真的我的相貌不使你討厭嗎？”

“不，我想你並不討厭。”

這幾句話使這間房裏來了一種急迫的空氣，我自己拚命搜尋著話兒但是一句也找不到，覺得一句也不適當。去鳴謝她對我的好意是非得用一種最通俗的法子來表現我自己的了。我須得勇敢地走過去接個吻而要求急切訂婚，這在一個平常的環境中是太孟浪也太粗莽了，但我們不是在一個平常的環境中。“一切都斟酌過了，她不見得會拒絕的，”我對自己說著，復滿含著希望的態度從椅子裏立起來。但她也同時在她的椅子裏立起來，抬起了頭，看來是又年青又美麗（我說“看來，”因為她是背著亮光立的，）她伸出了和藹而一些不畏縮的手。

“我現在一定得走了。我怕我已耽擱了你不少寶貴的時光，我竭誠地感謝你肯寬待我。”

“但我希望我再有這種榮耀來寬待你呢。我今天下午有些事情，但我極希望你明天晚上能來吃夜飯。”

“我極願意來和你吃飯。”

說著她便從容而又尊嚴地走出了房間，剩我自己來問著自己這個奇特的因緣是幸呢還是不幸。“她是一個美國人，一些不錯，”我自己回答。“但她為什麼要找

著個我而不去找 Meredith, Swinburne, Yeats, Henry James 或是 Gosse 呢？Gosse 是英國學院的首要人物，他對於文學的愛好又是這般地純粹與公正；他決定不能拒絕去——我的文章裏面一定有什麼東西使她傾倒的。不是我的風格，也不是我所取的題材，那是裏面的那一種普及的體貼的地方，為我自己所有意而並不注重的。因此是我而不是 Gosse 被選了。這的確是個怪特而新奇的事情，考據家或者竟要指是發生在十五世紀，1430 年左右。也許還要幾百年以前。這種故事是與二十世紀的時代性所不調和的。這是並不希奇，假使一個婦人寄本我的書來要我在裏面寫個她的名字；或者帶部小說的原稿來要我和他商量裏邊的情節。她或者竟可以更進步拿一篇小說或是一本戲劇的構思來請我和她合作。但她來請我和她合作是却是——好這種思想比之一般祇是希求著金錢或是性慾的滿足的平常的男子或是女人的粗陋的習慣與卑下的願望真是高出萬倍。我們不知道鼓動 Bettina 去找 Goethe 的原動力是什麼。在文學中與我的事情最相像的是在 The Confessions 裏

邊，當 Madame de Warens 把 Jean Jacques 帶到花園裏而對他說他是已經成人了。她並不去誘惑他的愛戀，她祇是用種嬌癡的姿態去委身給他，而又叫他可以不必急急於定奪。她給他八天的功夫自己去斟酌，那描寫這段事情的幾行文章是文學中最新奇的了。但是在 The Confessions 裏這般神妙地敘說著的那段事情，仍不能和我的相比。Madame Warens 是一個寡婦，而 Honor 還許是個處女。除了她來歐洲的奇特的使命，決沒有什麼使我疑心她會不是，我已請她今天來吃夜飯了。在這種環境中吃夜飯便是……

“天吓，”我叫道“我真是無所不爲了！”一個我以前從來沒有看見或是聽得過的女人，她的相貌我也還沒有十分看清楚。她的確使我覺得她狠年青狠動人，但早晨狠幽暗；街道上又有些迷霧，她又戴著頂大帽子，她又是一直背著亮光坐的。不錯，是我自己把那隻椅子指給她的……但我走過去的時候她又爲什麼要立起來呢？她一定想到我立起來是去和她接吻的。不過，總而言之，假使她要給予她國度以一種文學的願望是真

的，那麼接吻便是文學的開場吓。

一百件不同的決斷在我心中成形，但是仍化烏有。我忽然想看我的助手，一忽又似乎發寒熱了，寫信開了無數頭；但祇寫好了一封，仍沒有寄出。當這心靈的虐刑漸漸鬆懈，我的對於希罕，怪詭，曼妙的慾求天生的癖疾又給予我不少力量。我一切別的情史和這個比較起來都變了極平凡的了，一個 *par excellence* 的文字因緣，Musset 與 George Sand 的戀愛和這個比較起來是太淺薄了，太沒有深遠的眼光了，戀愛的故事是兩面的；這個却是三面的假使 Texas 也算在裏面，那簡直是四面的了。當我們分別的時間內我便轉著這些念頭，時候越近，希望的作弄便越加厲害；我一百次問我自己會否將我自己明白表示；而當我恰好想差人到 Shelbourne 去詢問，她却到了，美麗得出於我意料之外。她是 *Symphonie en blanc majeure en personne* 但當我見到她的時候，Gautier 的種種譬喻都沒來在我的腦筋裏，那麼我現在也不必去引用；且不要說她雪白的前額所給予我情感的衝動，但看她圓而高的前額，上面覆著

淡金的鬚髮，復有一陣媚是玫瑰的紅潮在她兩頰的白雪裏開展出來。她的眼睛是最淡的藍色，使我覺得以前從來沒有看見過藍色的眼睛，當吃飯的時候爲要設法使我們的談話不中止，我便看著她的閃著粉紅的杏仁形的指甲的雪一般顏色的手，真是難事，Agnes 簡直一些沒有離開過這間房間。她好像在從 Alpine 山巔說話。時常有一種喜悅的笑浮上她的鬢兒，她的說話，雖然簡單，但一些不平凡或是愚陋。“稍微有些固執，”我自己說著，但同時又疑惑我的耳朵沒有聽清楚。看她一壁吃一壁狠鎮靜地與我說話，這簡直不能使人相信她昨天會要我爲她給予 Texas 以一種文學。要想她自己把這塊冰打碎是太奢望了，我覺得我自己也絕對做不到，於是跟她下了樓。這簡直不能使人相信她也被人世的戀愛所屈服的。看來她是離開得太遠太高了。也許牠不懂得所謂人世的戀愛而相信唸唸咒畫畫符便可以生孩子的。在 Agnes 沒有拿咖啡來以前的會客室裏的五分鐘真是苦悶，而當她拿了來她又不知道化了多少時候把來傳給我們。終於這扇門在她後面關上了。一種

乾燥跑進我的喉嚨。看來我是永遠不會再想出話來說的了。當我想在房裏走走，地板好像在我腳底下流動起來，我換了許多次的椅子。我的眼睛一直注視在那美麗的潔白的前額上。老實說，這是決不會使她驚訝，或是過分覺得我唐突的，假使我湊上去在她肩膀上接個吻。她一定喜歡我這般地把冰來打碎；但我却並不吻她的無瑕的前額，而祇是立在她邊上講著那張我在裏面看見她的鬢兒的畫。

“這裏是 Bronzino。”

她把她的藍寶石的眼睛對我一望，我的說話便死在我的喉嚨裏。我的手偶然碰在她膝兒上。她立刻將膝兒避開了，這使我覺得我真像是個萬惡的無賴，我恰好想向她賠罪，她却轉怒為喜了。

“請你原諒，”她說，“我把我的膝兒避開。因為不願意使你以為我也是那種任人玩弄的東西。”

好了，為難的時候過了，她忽然變得異常的繃綿，不是像我們慣常所認為的戀愛，而是一種求合的深切的感覺及命運與義務的靈知在衝動著她——這一種感覺與

其說北方女人的不如說是 Hindoo 的。但是下一天的黃昏在會客室裏，當我從椅子中起來到她那邊去，她幾乎沖上來迎著我；這是一個美麗的本能的動作，幾分鐘後，她便跪在我的黑緞的安樂椅裏，把她的髻兒貼在椅背上，我記得，她的淡金色的頭髮打著個髻又插著柄大的玳瑁梳子，亮得當我彎下身子去的時候竟照得見我自己，我於是把她的臉放近我的臉，而品嚐她嘴唇上的仙漿。

Manet 所用的白色是希有的，而也祇有他能賦於胸脯的好花以一種羞了牡丹的淺紅，但是 Manet 的白色是浮世的，而 Honor 的白却總是神聖的。Bronzino 的 Venus 比浪沫都白，但是那是虛且幻的。Francesca 能表現一種聖的白，當我們在沒有呼吸的九月的夜晚中一同走至旅館去，Honor 便和這位畫家的神品有極妙肖的相同之點。

“你當能允許我再來看你吧？” 她立停在 Green 的角上說。

“爲什麼你問？莫非你疑心，或是你沒有被我好好地款待嗎？”

“我決定不願裝做這許多我與你一同過的黃昏是不快樂的，你當然原諒我總是太會思前想後。”

“但是，Honor，文學不過是迷醉的幻想的託詞吓。”

“況且，我決不能耽誤你的工作。”

她的嚴重真使我不安，隔了許多年想到那時的情形，在 Dublin 的六個禮拜中我好像祇見過她八九次，至多十次。有一次一禮拜不見面了，我有些奇怪，於是叫人到 Shelborne 去探問，回信來說她狠愿和我一同吃飯。一次，祇有一次，我要她和我一同去散步。她要看 Dublin 的山，我們於是走出了 Rathfarham Way 而躑躅於 Dodder 河畔，歸家的時候，我們一壁講著那所二百五十年前用石頭砌成的田舍。那天晚上她回去得比平常格外晚，我於是看出，無論我怎樣用手臂挽住她，我們是分離定了。好像有比大西洋更闊的東西隔開著我們。祇有一次，當她來和我告別的時候，她好像也墮入人世的感覺的範圍裏。

“我真不願離開你，你一向待我這樣好，你的確是我從你書中所希望的那個人。”

“但是你不是真的要離開我吧？” 我被她溫柔的眼睛一嚇，於是又說：“我不是真的將永遠不再吻這雪白的手了吧？”

“你現在是沒有理由一定要吻他們了，” 她答著又縮回她的手。“你爲什麼要使這個離別格外難過呢？” 你爲什麼要逼我說出使我傷心的話呢？ 我們的會見的結束現在是圓滿了。”

“我無論如何要留住你。”

“你決定不會要我因了這一剎那的感情而犧牲我來到這裏的使命嗎？”

“因了這一剎那的感情！”

“你不能決定你明天所想的和你今天所想的一樣，即使能，那麼遲早你總得會想得兩樣的。 假使你不知道怎的樣去犧牲那種感情的剎那間而要去跟從運命爲你劃定路線，那我今天是不應當到這裏來的。 你要使我相信便是我永遠沒有來過也是一樣嗎？ 我知道你在想你是懊惱見了我的，我使你的生活受了挫折。 你明天仍回復你原來的著作吧。 你愛著作比愛我格外厲害呢，你

的心一定會使你失望假使我把我的皮裘一丟說‘我不去了。’你將會厭惡我。 是的，是的，我在你的眼中一定會變成個沒有使命沒有依靠沒有目的的平庸的女人。”

似乎她的話我完全記得，當這間屋子點了燈生了爐子，她的柔潤的音樂的聲調仍是縈繞在我耳中。

“這個 seed 決不能知道他從什麼地方來的”她說。
“我們都得為我們的孩子而犧牲些東西。 我將犧牲我在 Texas 社會上的聲譽，而你則須放棄你對於你的孩子的一切權利。 你的名字是太藝術與文學接近了。 請立誓。”

“我立誓，”我們最後的一晚便消磨在 Ely Place 的爐火半邊一同低吟著各種的名字，因為我們須得找一個名字可以和 Honor 的姓配得攏的。 我的心靈中終於來了個名字了——這個名字好像格外容易激起人畫畫，甚於做詩。

“但是你怎樣知道我們的孩子是個兒子呢？”

和往常一般地自信，她笑著走了，這封信便是來報告他的誕生的。 假使不是這封信，她的來訪也許是昨

天夜裏一個夢。

“現在我將在這隻音樂椅中假寐一個鐘頭來夢見到 Texas 去找尋 Honor 與她的兒子。”

文 體 論

英國 Walter Pater 著 朱維基譯

既然思想一切的進步大部份是在把一件模糊並且複雜的物象辨別分析成牠的組合的原素，這確然是最蓋的損失去混合正確的推理早已分開了的東西，去失却已成的辨別的認識，比方詩與散文的辨別，或者說得更準確一些，韻文與散文的規律與特有美妙間的辨別。在另一方面，那些最有力地注意散文與韻文，散文與詩之間的辨別的人有時會被引誘去太狹窄地限制散文的正當的功用；這個至少又是虛妄的經濟，因為在結果上是某種方法或能力的廢棄不用，在一個我們終究要量使用事物的世界裏。 自因推果地限制藝術的批評的努力，由於預先見

到這個或那個藝術家用以工作的物料的天然的不足，如彫刻家的與立體的形式，或是散文作家的與衆人的平常語言，是常常會被藝術作品的事實所不信任的；當散文是確實地被看到是一件有色彩的東西如 Bacon 的散文，活潑潑地的如 Livy 和 Carlyle 的散文，音樂般的如 Cicero 和 Newman 的散文；神祕而且親密的如 Plato, Michlet 和 Sir Thomas Browne 的散文，超舉或流滑的或者如 Milton 和 Taylor 的散文，這是無益的去抗說散文一些兒不能做什麼除了是十分馴服地並且狹窄地限制於主要地實用的目的上的東西——一種“良好的完全的手；”那種抗議也是一樣地無益的，就是詩不能像 Wordsworth 般地動用散文的題材，或者像 Browning 般地動用一種深奧難解的材料，或者像 Tennyson 般地高貴地使用近代的生活。服從好的文體裏的，是一美妙的藝術的一切文學裏的一種原素的美，既然有許多詩的美所以散文的美是許多的，這便是批評的職務去像這樣地估計牠們；在詩的批評裏這是好的去找尋那些堅硬的，合理的，似乎是散文的妙處，這種妙處詩也有的，或者也需要的。

在詩裏面，在花的中間，去尋那諷示，那混合的景色，例如 Lydidas 的，那思想，那合理的結構：——多麼地健全！多麼地愉悅！好像在散文裏去認那我們所說的詩，那想像的力量，不把牠當作是不適宜的和一種無賴的闖入者，却要去估計牠在那裏的權利，那就是，牠已得的權力。

Dryden，帶着他的時代的特有的本能，歡喜着重詩和散文間的辨別，對於牠們互相混雜的反抗，但是從一個他的詩是這樣地散文的人那裏說出來時却帶着似乎有些兒減低的效果。其實，他的散文的妙處的認識影響了他的韻文而不是他的散文，這散文不單是炙熱的，譬喻豐富的，我們所謂有詩意的，並且完全無意識地被許多有詩調的字句所毀壞。把準確，那個散文的低卑的佳點，推作文學的中心妙處，他實在是一個比他能夠顯出來的更不準確的作家，更不能完全地使用關係代名詞。這是可以預見到的就是在心的循環裏詩在散文裏的界限會尋到代替牠申說的人；並且，Dryden以後的一個世紀，在十分不同的智識的需要中間，並且因此文

學的式樣有大變動的需要，文學中詩的力量的範圍是給 Wordsworth 有效果地擴大了。他以為散文與詩的真正的辨別差不多是音律的美，或者，比方說！音律的拘束的有無的一個專門的或是偶然的辨別；在他那反對當然是來到韻文與散文的中間——你不能吟誦 Wordsworth 的散文：但是，這件事情裏的主要的分別是在想像的和非想像的著作之間，和 De Quincy 的“力的文學和知的文學”間的辨別並行的，關於前一種文學作者不給我們事實，却給我們他對於不論是過去的或現在的，或者可以是將來的，如在演說裏面的事實的他的特別的認識。

所以在 Wordsworth 的核准底下除去着那種詩對於散文的更粗魯的反對，其實是前一世紀的獨斷心理的特質，並且同着牠的是那偏見就是只能夠有一種唯一的散文文體的美，我在這裏擬指出的是一種美妙藝術的一切文學的某種性質，如果牠們應用在事實的文學上，牠們更應用在事實的想像認識的文學上，當牠們冷淡地應用在韻文與散文上，如果兩者都是真實地想像的——兩者裏面真實藝術的某種情形都是相像的，這種情形在牠們裏

面也能包含兩者特別妙處的正當的區別和保護的祕密。

事實和一些和外界事實很不同的東西之間的區別其地是難劃的。在 Pascal 裏面，比如，在一般勸化的作家裏面，多麼地難去限定一點，在那一點上理由（這理由，如果是值得一些的話，一定包含事實或許多的事實）時時變成一種懇求——再不是一種原理，却是原素地一種懇訴，要求讀者去捉住作者的精神，去和他一同思想，如果一個人能夠或肯要——一種不再是事實却是他對於這事實的認識的表現，他對於一個世界的特別的直覺的表現，向前望的，或者在現在的錯誤的情形底下辨認出來的，在這兩者的場合上都似乎從實在的世界裏有些兒變化的，在科學裏面，在另一方面，在和科學的規律相符的歷史裏面，我們有一文學的領土，在那裏想像可以被想作常常是一個闖入者。好像在一切的科學裏面文學的功用最終減低到事實的抄寫，所以關於科學的文學樣式所有的妙處都可以減低到各種的精勤；這個良質包含在不論什麼的“精巧的工作”裏，在國會決議書的擬稿裏，好像在縫紉裏一樣。但是這裏，作者事實的認識，

尤其在歷史裏，並且在所有那些祇是在科學的邊界上的複雜的科目裏，仍會取代事實的地位，在不同的程度上。比方，你們的歷史家帶着絕對真實的意向在呈顯給他的無數的事實中間必需選擇的時候申說出一些他自己的性情的東西，一些不是來自外面的世界却來自裏面的幻視的東西。所以 Gibbon 把他的不受指使的材料型成一個預先想好了的見解。Livy, Tacitus, Michlet 滿帶着尖銳的易感性在過去的記錄中間移動着，每個人依照他自己的認識變化——誰能說那裏和到什麼程度？——並變成和一個抄寫者不同的東西；每個人，當他這樣變化的時候，便踏進藝術的境界。因為剛剛和作者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漸漸不去抄寫世界或僅僅的事實，却去抄寫他對於牠的認識的趨向成正比例，他變成一個藝術家，他的作品變成美妙的藝術，並且好的藝術（如我最終地希望要說出的）是和他表現那個認識的真實成正比例的；好像在那些文學的更低的或更簡的功用裏，真實——對於明顯的事實的真实——是牠們會有的這種藝術性質的原素。真理！一些兒沒有佳點，沒有技巧，如果沒

有那個。並且，一切的美終究不過是真實的微妙，或者我們所說的表現，言語對於裏面的幻視的那種更微妙的適應。

他的事實的認識的抄寫而不是事實的抄寫對於作者自己是更可取的，更愉快的，更美麗的。在文學裏，好像在人類技巧的一切別的產物裏，比如在一座鐘或是一隻盤的型成裏，不論什麼地方這種認識固守牠自己，不論什麼地方那產生者這樣地改變他的作品，超過牠原來的用處和目的，以致於使牠有趣（當然第一對於他自己）在那裏“美妙的”而不是僅僅實用的藝術發生了。文學的藝術，就是，像一切用任何的方法模倣或描寫事實——形，或色，或事——的藝術一樣是這種和靈魂相關的事實，一種特別的人格，牠的偏好，牠的意志和權力，的表現。

這種是想像的或藝術的文學的事情——這種不是僅僅事實的，却是在牠無限的複雜中的被無限複雜的人類的偏好所改變的事實的副本。這會是好的文學的藝術不因為牠是明輝或清醒，或豐富，或衝動，或嚴厲，却正

和牠表現那種認識，那種靈魂的事實的真實成正比例，韻文只是這種文學裏的一部份，想像的散文可以想做是近世的特別藝術。想像的散文應該是近世的特別的和應運而生的藝術是從關於後者的兩個重要事實裏面產生的：第一，牠的趣味的混亂的差異和複雜使那智慧的結果，那真正是近代的主流不能計算的了——一種不太能受韻文體裁應有的約束的心態，所以十九世紀最特殊的韻文是無規律的韻文，第二，一種無孔不入的自然主義，一種對於不論什麼東西的真面目的好奇心，包含着某種態度的謙虛，是和終究必定是文學的野心稍低的式樣一樣性質的。這樣固守着牠自己為近日特別的和有特權的藝術能力的散文，不論批評家會怎樣使牠的範圍狹窄，在牠的妙處上會和人類的本身一樣地差異，反省着牠最近的經驗的事實——一件有許多應用的器具，默思的，觀察的，描寫的，好辯的，分析的，明顯的，熱烈的。牠的美不會單獨地“步行的”：牠會在相當的程度上奮力顯出詩的各種的迷惑，一直到節奏，好像在 Cicero，或 Michlet，或 Newman 裏，在他們最好的時候，這

節奏把牠的音樂的價值給與每個字。

文學的藝術家必需是一個學者，並且在他想要做的裏面心裏第一先要有學者和學者的良心——在這件事情裏是男人的良心，如我們定要想的，在一種仍舊大部份把真正的學問限制給與男人的教育系統底下。 在他自己的批評裏，他心中總設想那種讀者，他們會（大張着眼）周慮深顧地，雖然不是不想到他的，走過女人的良心這麼輕輕地，這麼和靄地橫過的境界。 因為他在裏面工作的材料不是一個他自己的創作猶之彫刻家的大理石。 無數不同的心思和爭辯的舌頭的產物，充滿着模糊和微細的聯想，一種語言有牠自己豐富的和常常是隱秘的規律，慣習地和撮要地承認學問所包含的東西。 一個作家，充滿着他比一切的東西更急於要表現的事情，會想那些規律（字彙，結構和相像的事情的限制）是一種拘束，但是倘若是一個真正的藝術家時會在牠們之中尋到一個機會。 他對於他工具的適合性的拘泥的守從會在他所寫的一切裏散佈一種感覺性和精妙的作法的一般的空氣。 *Exclusiones debitae naturae* ——自然要

求的摒絕或丟棄——我們知道這些在自然科學裏所扮演的，依照 Bacon 所說的，是多麼大的一部份。在一種似乎有些改變的意義裏，我們能夠說學者的藝術是總括在他的工具的性質，他一定要用的材料，所要求的那些丟棄的守從裏。對於一種霧圍氣（在這種霧圍氣裏面每個名詞尋到牠的至高的表現的程度）的價值有敏銳的感覺，並且帶着一個愛好字句者的所有的妒忌，他會拒絕大多數的人所有的一種常有的傾向，就是他們用字去塗除語言的特性，著作家的助力在這一點上常常幫助庸俗者的作品。他會感到不單是他的語言的規律的責任，並且感到他的語言的那些密合，避忌，那些僅僅的偏愛，的責任，這些由於文學史的聯想變成了文學本質的一部份，規定着許多的新字，許多的放縱，許多的吉卜西語（會顯出是真地能表現的）的拒絕。還有，他的懇請是對於學者的，後者在文學裏有極大的經驗，並且對於抄近，或者無價值的例證，或者一種為沒有學問的人而設的虛假的學問不顯出贊成。因此一種滿足，一種自克和拒絕的意識對於易感的讀者有一種要求微細的

思量的效果；作者在每個微細的情形裏的注意是一個保證就是這也是值得讀者的注意的，就是作者是在謹慎地處治他的工具，所以間接地也處理讀者，就是他有他在上面使弄的工具的科學，或者終究帶着一種自由，在這種場合上這將是一個老手的自由。

因為同時，僅被那些限制所束縛，他實在是擁護着做成字彙，一種為他自己的作文的完全的系統，他自己的真正的體裁的自由權；當我們說一個真正的老手的體裁時我們意思是他的藝術裏的原素。炫博只是 le cuistere（我們沒有英文的相等的字）的學問，他不是炫博，只是顯出他自由使用語言時的他對於語言規則的聰明，增加或擴張，這個好像一個溫文的人的舉動的自然會更加顯出良好的嗜好。——正確的字彙！翻譯者不會不更改地看見那個在翻譯的工作裏是多麼地重要，大部份爭取着俗語或構造；其實，倘若原作是第一流的，一個人第一件要當心的事情應該是關於牠的主要的原素，例如，拍拉圖是常常能用一種準確的摹擬傳達出來的，結構不變，一字對一字，好像鉛筆摹擬在摹寫紙底下的

圖畫，所以只要每個字不是虛假的顏色的，稍微變動一下我的例證。

好！那是因爲不論那個值得翻譯的作家簸揚了並且搜遍了他的字彙，在系統地讀一部字典時意識到他要選用的字，更意識到他要拒絕的字倘若那字典不是Johnson的；永遠在心目中帶着他的世界的特別的認識這樣做着，搜尋適當地表現那個的一種工具，他產生一種對於他自己的精神的色彩忠誠的，並且在最嚴正的意義裏獨創的字彙。語言需要的那種活着的權威其實包含在牠的學者裏面的，他們常常認識着每種語言有牠自己的一個天才，一個難於取悅的天才，擴大並且滌清牠的原素，這些原素定要同着活的人民的思想的變化而變化，例如，九十年前，大的心的勢力當然是爲 Wordsworth 所需要的，去打破一個世紀的敬爲神聖的詩的聯想，並且講那是他自己的語言，那種語言在一種度量上變成下一代的語言。但是他做這個時也用一個學者的一種機智。英國在過去的四分之一的世紀裏運用圖畫藝術的術語；有半世紀，運用八十年前的德國玄學的大運動；一部份

也運用神秘神學的語言：沒有人只有炫博者會悔恨牠的源流的因此而有的大大的增加。 在將來的許多年牠的企圖很可以在科學字彙的同化裏，只要牠在一個靈敏的學者的眼睛底下——也在科學觀念的寬宏的同化裏，因為終究良好的文體的主要的刺激是去佔有一種豐富的，複雜的材料而把牠們密合起來。 所以，文學的藝術家要很感覺到物質科學；科學也輪着自己達到牠的真正的文學理想。 然後，因為學者沒有歷史的認識是沒有什麼的，他應當要去恢復不單是真地陳舊的或真地耗損的字，並且仍舊在使用中的字的更微妙的邊緣：Ascertain, communicate, discover ——像這些的字這是我們的“責任”的一部份去用錯的。 並且仍舊，因為語言是為人而有的，他對於準確不會是一個權威，這些準確，限制着說話的自由，在牠們的原始裏仍祇是偶然的事情；好像一個人發誓不說“its,” 這個字應該在莎士比亞裏面的；“his”或“hers,” 用在不動的事物上，只是一種野蠻的和實在是不能表現的復活。 活潑的撒格遜的單綴音，對於我們如觸覺和視覺一樣的切近，他會迅速地和那些

長的，芳芬的拉丁字，富於“第二意向的”相混，當然在這晚遲的日子，沒有批評的手續能夠合理進行倘若沒有選擇。關於這種選擇我們在我們近代的一個第一流詩人裏有一個適合的例。Tennyson 的作品是多麼地能引證單綴音的效果，響亮的拉丁，科學名詞，玄學，即更是俚俗語。却是自始至終帶着什麼的一種美妙的，難於取悅的學問！

一個學者爲有學問的人著作着，他當然會存下一些東西給他的讀者的願意的智慧。Montaigne 說，“去對第一個路過者說教，去做我遇到的第一個人的教師，是一件我最怕的事情；”其實是一件對於學者自然地掃興的事情，因此他會永遠恥於把不歡迎的幫助獻給讀者的聰明。對於真地熱誠的心，在對於讀者方面的繼續努力的要求裏有一種愉快的刺激，他們會被作者的意思的更安定更親近的把住所酬報。自克，一種方法的精巧的經濟，ascêsis，那也有牠自己的一種美；並且對於設想中的讀者在那種文體的節省的緊密裏，這緊密盡量地使用一個字，在那從每句句子里一種準確的邏輯的強求

裏，在字和思想的貼準的距離裏，在那合理地填滿了的空間裏，有一種唯美的滿足，常常和勝過困難的愉快感覺相關的。

各種階級的人在各種不同的時候當然對於文學有十分差異的要求。仍舊，我想學者，不但是學者並且是所有的不偏的愛好書的人常常會向文學，好像向一切別的美妙的藝術一樣，找尋一種庇蔭，一種修道院的庇蔭，遠離現實世界的某種庸俗。一首像 *Lycidas* 一樣完美的詩，一部像 *Esmond* 一樣完美的小說，像 Newman 的“一個大學的觀念”一樣的一個學說的完美的處理，在他們有一種宗教的“退休”的一些效用。在這裏，那末，把精選的少數人（那些形成並且維持文學的理想“*men of a finer thread*”）的主要需要放在眼光裏，每件事情，每個組織的原素，將要經過一種嚴正的試用，比一切更要緊的就是不能有平常的或晦暗的或庸俗的裝飾，可以允許的點綴多數是結構上的，或是必需的。好像畫家在畫裏，所以藝術家在他的書裏，目的是在用一種特別霧圍氣的可敬的技巧而創作。 Schiller

說，“藝術家可以被人家由他所省略的東西裏知道；”在文學裏也是一樣，藝術家可以由他的省略的老練被人家最佳地認識。因為對於莊重的讀者文字也是莊重的，那點綴的字，那綺語，那副屬的形式或色彩或引證，不大會貼準在正確的剎那間願意在思想裏消滅的，却會不可避免地遲留片刻，在牠背後鼓起一種或者很異外的聯想的長的“腦經波浪。

我在介紹的學者的注意力的有害的傾向或者便在那裏面。但是真正的藝術家允許有這個的。他會記起，因為點綴二個字本身裏面便指出不主要的意思，一切文學文體的“唯一的美”是牠的原素的美，並且和一切可以移去的裝飾無關的，散文和韻文都是一樣；牠能生存在牠的最完全的光輝裏，好像在 Flaubert 的 *Madame Bovary* 裏，比方說，或者在 Stendhal 的 *Le Rouge et Le Noir* 裏，在一篇完全不裝飾的文章裏，一個可見的美麗事物的暗示都沒有。比較，隱指，一般隱指的方法，花園裏的花：——他知道這些在疏忽的腦經上的麻醉的力量，對於這種腦經任何的“分心，”依字面直解，任

何無賴的闖入者是歡迎的，因為一個人能夠和牠目前的
籍目上徬徨開去了。如果他心裏有一個真正是有生氣的
動機，妒忌一切和那個沒有直接關係的，那些容易接
近的，那些怠惰的，他決不會從嚴正的行程裏離開，除
非在那裏得到一些可以作深思的東西。即使確定了牠
的合宜，他仍舊要疑問牠的可用。這是否值得，我們
能否受之無損，去注意剛剛那個，剛剛那個比喻或文學
的旁證，剛剛在那個時候？——零餘！他會怕那個，好
像賽跑的人怕過份使用他的肌肉一樣。因為一切的藝
術其實僅僅是包含在零餘的移除裏，從彫刻石玉的人吹
去最後一粒看不見的灰塵的最後的完竣起，退回到將來
的完竣的作品之最早的預卜，依照Michelangelo的幻想：
這作品存在刻得很粗的石塊裏。

應用在比喻或花上面的一定也能應用在一切不論其
他偶然的或能夠移開的文章的點綴上；不只是特別的點
綴，但是像這種的語言裏面帶着的一切潛伏的色彩和想
像。一個爲了字的自己的緣故愛好字的人，對於他沒
有一件事情關於牠們的是不重要的，一個仔細並且時常

觀察牠們的容貌的人，他不但會留心顯然地混合的當然的隱喻，並且也會留心混合在我們所有的說話裏的隱喻，雖然一種迅急的使用使牠認不出來。通常地認識着像 absorb consider, extract 一樣的字裏面的偶然事，色彩，物質的原素或纖維，取用第一個現出來的，他會把自己輔助牠們，再增加表現的方法。語言的原素的纖維會給實現成色，光和影由於他學者地生存在牠們的完全的意義中。仍舊反對着語言的時常的退化由於那些不謹慎地使用牠的人，他不會把顏色玻璃當作白色的玻璃；當一半的世界不知不覺地使用着比喻的時候，他會十分留心不但說話裏所有的潛伏的隱喻組織，並且那模糊的，懶惰的，形成一半的人格比喻——一種無味的修辭，比沒有什麼更壞，因為牠實在沒有修辭的動機——在那裏主動着這麼大的一部份，並且，好像在更虛炫的點綴的事情上，謹慎地從一個音一個音裏向牠逼索牠的準確的價值。

到這一點止我曾在說着文學藝術的某種條件，產生自牠在裏面或在上工作的工作或材料裏，語言的主要

的性質裏和牠的使用節制的點綴裏，把學問確定為科學和良好的嗜好的事情裏。牠們都屈從在良好的文體的更切近的性質下：更加切近，當更近地來到藝術家自己時。那怠惰的，那容易的，那零餘的：為什麼緣故這些對於真正的文學藝術家是可憎的，除非因為，在文學的或是一切別種的藝術裏，結構是完全重要的，在各處地方感到，或痛苦地失却？——那種作品的建築的概念，在開始的時候預見到那結局並且決不放牠不見，在每一部份裏是意識到其餘的一切，直到最後的一句只是用不減少的魄力展開並且證明第一句——一個文學藝術的條件，這個和藝術家自己的另外一個性質（以後要講到的）相反的條件我將要叫做文體裏的心的需要。

一個敏銳的哲學的作家，已故的教務長 Mansel（一個作家他的作品證明在緊密裏能夠有的文學的美，並且有一美妙的修辭天賦的明顯的遏制或節省）寫一本書，十分陰沉的題材寫得動入地準確，顯出論理學的一切專門的規律僅僅是許多的方法去得到理解着的心和牠自己一致和嚴正的符合，在牠每個或完全的理解裏。好作

品的一切的規律目的在一切歷程裏的一種心的同樣的一致和符合，由於這些歷程那字是聯想到字的意義上去了。那名詞是對的，並且有牠主要的美，當牠在一個式樣裏變成牠所顯示的，好像是簡單感覺的名字。給那短語，那句子，那組織份子，那完全的文章，詩歌，或論文，以一種同樣的和牠的題目並和牠自己的一致；——文體是在正當的路上當牠走向那個時。一切都依靠開首的悟知和見解的獨創的一致，有生命的完整和符合。對於一切的藝術確實，所以常常需要牠的論理，牠的廣大的推理——遠視，預視，回視同時行動——對於文學的藝術最為確實，因為在一切的藝術裏文學是最切近地和那抽象的智慧有關。這種論理學的應合不但能夠在全體的文章的行間，並且在一個單字的選擇裏給看見，當這個字一些也不會阻礙，並且即使能夠規定許多的變異比方在句子的構造裏，或是在全體計畫的這個或那個部份的體裁裏，辯理的，描寫的，討論的，爽快的，活潑的句子，好像一個小孩表現牠的需要時的那樣堅決，可以和那爭辯久時的，得勝地與妙的句子相聞；那和一

個單字的完整產生出來的句子調濟着那種句子，在那裏面，倘若你仔細看，你能夠看見許多的籌策，許多的整理，把一種性質高貴的材料帶到一個界限裏所以能夠一眼看見。因為文學的建築，倘若牠要豐富和能夠表現，不但包含在開始時結局的預先見到，並且包含計畫的發展或生長，在實行的歷程裏，帶着許多的參差，警筆，和餘意；那偶然的和那必需的都給包括在全體的一致底下。字，短語，動機，或全體的一份子的無意或有意重複的那些弱點，好像 Flaubert 所覺到的，顯出思想裏的一個獨創的結構不曾機體地完全，實在可以歸咎於缺少那種構造的計畫，缺少一種唯一的，差不多是能見的心像，有力地造成一篇完全的，或者是十分複雜的文章，將要是樸素的，裝飾的，辯理的，幻想的，但是自始至終對於裏面的幻視忠實的。帶着這種預視，那真正的結束會十分常常使自己不用手地寫成了，在那作品完成以前，在最明顯的意義中。帶着對於世界的一些強力的和主要的認識，緊緊的握住這認識保證有真正的文章和不僅僅是弛鬆的堆積，我設想文學的藝術家審慎地向前進行，

把關節連在關節上，被生產熱的再行約束所支持着，回索他第一次的草稿的疏略，重複着他的脚步所以他能夠給與讀者以一種穩當和安寧的進行的意識，即使重新配置着僅僅的半諧音，所以牠們能夠安撫讀者，至少不在半途上間斷他；然後，在結束來的以前，是重負着，感受着他的收結，並且合時寫出來，離開着，不是在疲倦之中，因為在結局的時候他找到自己，却是在一切的意志的新鮮之中。他的作品現在組織上完全了，帶着一切意義的第二陰影的積聚的效果，把全篇完成了，和那種一字末三分音的結束成一適當的比例，一切變成能表現的了。他建造的屋子却是他形成的一個身體。所以事情會這樣發生，在牠是一更大的利益，一個要細述的敘事，一個講述的故事的更好的趣味會常常在牠的第二次的閱讀裏找到。雖然有偉大作家的例子，他們不是藝術家，一種無意識的機智指導着我們能夠在裏面十分愉快地找到許多有意識藝術的效果的作品，但是真正的好散文的大愉快之一種是在我們讀的時候批評地追索出那種有意識的藝術的組織，和牠的滲透的認識。但

是詩的文學也是這樣的，因為，其實，這裏假設的那種建設智慧是想像的一種式樣。

那是心在文體裏的特別的功能。心和靈魂：——很難哲學地確定，那差別在實用上是夠真實的，因為牠們常常相犯，有時相互間在衝突之中。上一個世紀Blake是一個優勝的靈魂，在一個優勝的心的時代裏驚惶失措。在一切事情上，當作文體的一個性質，在某種作家裏靈魂是一個事實——他們吸收語言的，和把語言引進他們的特別精神裏去的方法，帶着一種精嫻，這種精嫻使那實在結果看起來好像是一些不可解的靈感。用心，文學的藝術家達到我們從他作品裏的計畫的靜止和客觀的標識。用靈魂，他達到我們，或者有些兒無恆心地，這一個不是另外一個，從遊移的同情和一種直接的接觸。我們認出心的地方我們不能選擇只能贊成；靈魂能夠拒絕我們，不是因為我們誤解牠。神學的趣味有時把牠們自己供給語言使用的方法或者是我要在文學裏用那“靈魂”二字大概地指顯出來的最好的引證。熱烈的宗教的勸誘會存在，會進行，即使在語言裏沒有找到任何相

等的熱力；或者，還有，牠會把字燃燒到各種程度，當牠真地握住牠們時便加倍牠的力量。 宗教史顯出許多可以注意的例證在這種例證裏面，雖然不是僅僅的短語崇拜，一種無意識的文學機智對於感覺靈敏的人開了一條從一個人到另外一個人去的特有的小路。 人說，“祭壇的火觸過了那些嘴唇！” 古文拉丁聖經，英文聖經，英文祈禱書，Swedenborg 的著作，泰晤士報的宗教短論——在那裏，我們有在活動中的宗教情感的差遠地不同和廣大地散傳的狀態的例子，好像靈魂的在文體裏。 但是是一些同類的東西帶着同樣的力量在不是神學文學的作家裏面活動，爲了他們的一些完全個人的和特別的認識。 最容易用神學的文學證明，這個性質借給瀆聖的作家以一種宗教的影響。 這些作家在他們最好的時候變做如我們有時所說的“預言家；”這種性質不僅僅依靠着他們的材料的效果，但是他們的材料和特別的樣式相聯合，“電般相通，”的效果，用一種直接的同情的交接在一切的場合上工作着，爲了那個緣故這是文體裏可以叫做靈魂的東西，和心相對。 這也是一種選取和拒絕

符合的或不如是的东西的能力，帶着一種傾向一致——這裏是霧圍氣的一致，好像那裏是計畫的一致——的推動，靈魂取得色彩（或者芳芬，我們能說嗎？）好像心取得形式，後者是原素地有限的，前者是模糊的或無限的，好像一個活人的影響實在是無限的。有些人沒有東西是對他們有任何真實的興趣，或真實的意義，除非是在一個某某人裏面發生作用；這是他們才能最佳地欣賞文學藝術裏的靈魂的性質。他們似乎在一本書裏認識一個人，用直覺進行；但是雖然他們這樣享樂一種私人的知識的完全，這仍舊是靈魂的一個特性，在那字的這個意義裏，就是牠僅僅暗示出那決不能夠說出的東西，不是和實在說出來的東西不同，或是比較更模糊，但是包含着那種全體的質料，在表現在那邊的東西裏那種質料只有一個狀態或一個小的方面。

如果一切崇高的事情有牠們的殉道者，弗羅貝 Gustave Flaubert 或者可以當作文學的文體的殉道者。在他印出的通信裏，一串奇怪的信札，在他二十五歲時寫的，記錄出似乎曾經是他的另外一個熱情——一串信

札，帶着牠的美麗的詭辯，牠的堅決地壓下的痛苦，牠的諧和的灰色的調子，和那完全的東西在裏面結束的幻象失却的意識，能夠是他的小說中的一部，假設有幾個微細的變動。寫給X夫人他用思想，用恆久和精細的深思，好像在他的的文學的愛好裏，真地顯出一個真地感動了的心，但是更甚的，並且是那個情緒的保證，一種對於他的工作的忠誠。X夫人也是一個文學的藝術家，他能夠送給她的最好的禮物是藝術中的完美的箴言，關於那個較好的愛好的有效的追求的忠告。在他的情書裏他申說的是藝術的痛苦和快樂，牠的安慰：他傳達出秘密；責怪，鼓勵，帶着那個在眼光裏。那夫人是否不滿意於這種分離的或間接的供奉，讀者是不能看出來的：但是看見在弗羅貝的一方面，至少，一個活人不能做自始至終是他至要的熱情，一個似乎有些孤寂和摒絕一切的熱情，的敵手。

“我一定要譏嘲你，”他寫，“一件事情，這件事情震驚我，羞辱我，就是，你現在對於藝術顯出很少的關

心。對於光榮就讓這樣：在那裏，我贊成。但是對於藝術！——生命中唯一好的真的東西——你能夠把牠和一種人間的愛情比較嗎？——寧擇一種相對美的羨慕，而不取真正美的 *cultus*？好！我告訴你實在話罷。那是我裏面的唯一好的東西：我有的唯一的東西，對於我是可敬的。在你，你用一大堆異外的東西，有用的，愉快的，不論什麼的，和美的東西混合。——

“不使不快樂的唯一的方法是把你自己關禁在藝術之中，把一切別的東西當作沒有什麼。驕傲代替一切旁的東西當牠建築在大的根基上時。工作！上帝要這個。那個，在我看起來，是明白的。

“我在重讀着 *Aeneid*，裏面有幾節詩我背誦得過份了。有許多短句存留在一個人的頭腦裏，我找到我自己被牠們所困擾了，好像被那些永遠回來的並使你痛苦的音樂的調子所困擾一樣，你這樣地愛牠們。我察出我不再多笑不再憂鬱。我是成熟了。你講我的平靜，並且妒恨我。這很可以使你驚訝。有病，煩惱，一天一千次被殘酷的痛苦所踐踏，我繼續我的工作好像一

個真正的工人，他拉起了袖子，額上涇涇地流着汗鎚擊他的鐵砧，決不關心雨打或風吹，冰雹或雷電。我以前不像那樣的。這變化自然而然地發生的，雖然我的意志在這件事裏有些關係。——

“那些用好的文體著作的人有時被人譴責疏略思想，和道德的目的，好像醫生的目的是醫治以外的事情，畫家的目的圖畫以外的事情——好像藝術的目的，在一切別的事情以前，是美的以外的事情。”

那末，弗羅貝在他用這麼多的熱誠，這麼多的自命去追求的藝術裏所知道的美是怎樣的？讓我們去聽一個同情的解釋的人：——

“據有一個絕對的相信就是只有一種方法表現一件事情，一個字命名牠，一個形容詞區別牠，一個動詞使牠活動，他把自己致力於超人的工作去發現在每一個短句裏那個字，那個動詞，那個形容詞。這樣，他相信一些表現的神秘的和諧，當一個正確的字對於他似乎仍

舊缺少悅耳的聲音，再進行去尋另外一個字，用無抵抗的忍耐心，確信他還沒有捉住那唯一無偶的字……在一個剎那裏一千個先在的思想會困擾他，總帶着這個不可挽回的堅信固定在他的精神裏：在世界上一切的表現，一切表現的形式和變化中間，僅僅只有“一個”——一個形式，一個形態——表現我要說的。”

一個字表現一件事情，一個思想，在無數的字和名詞中間，貼準合用：文體的問題便在那裏面！唯一無偶的字，短句，長句，節，文章，或詩歌，和裏面的單一的心的陳顯或幻視絕對相合。那文學的特別的，必需的，十分理智的美（這種美的可能性使文學做成一種美妙的藝術）便在那完全無缺的正確裏，超越許多美麗的文體能夠迷惑我們的偶然或能夠移去的美，但是文體沒有這種美也能存在，也能獨立，却是靈巧地把牠自己給牠們使用，好的作品裏處處都有的，在每一點上發生作用的，從一個單獨的形容詞到全書的節奏。

一個人似乎在那裏偵察出一個哲學觀念的影響——

一種自然的經濟，一些預先存在的適應的觀念，在一個關係代名字之間，在思想和思想的相關物的世界裏，在語言的世界裏——兩者却是同樣的在藝術家心裏的一些地方，這心是願欲的，盼望的，發明的——互相會合帶着“重合了的靈魂和身體”的迅捷，在 Blake 的狂悅的圖案裏；其實，弗羅貝歡喜用哲學的表現給與他的學說：——

“沒有美麗的思想”他會說，“倘若沒有美麗的形式；沒有美麗的形式，倘若沒有有美麗的思想。好像這是不可能的去從一個物質的身體裏抽出那實在組織成牠的性質——色，廣，和相類的——不把牠減為一個空洞的抽象，簡言之，不毀壞牠；所以這是不可能的去把形式從觀念那裏分開，因為觀念只能憑形式而生存。”

文學一切的花，可以移去的點綴（包含朗誦時諧和安閒，謹慎地為他所審量的）當然要算進的；因為這些也是一個人要說的實在價值的一部份。但是，畢竟，在弗羅貝，那搜尋，那不疲倦的重複的搜尋不是像虛偽

的西西羅派者般地爲這光滑的，或是輕快的，或是有力的字，却是簡單地和誠懇地爲那字和牠意義的適合。這件事情的第一個條件當然一定是去知道你自己，準確地確定你自己的意識。然後，倘若我們假設一個藝術家，他對讀者說，——我要你貼準看見我所看見的東西。一條偶有的聲音，色彩，事情的水流永遠從外界透進對於“形式”敏銳的心中，由於同情的選擇變成心的組織的一部份，然後心在裏面這麼穩妥地看見那另外一個世界的可見的外面和表現，不，到那裏早已有一種一部份的符合，要被精煉，擴大，改正，在一百點上；這是剛剛在那裏，剛剛在那些可疑的點上文體的功用，是機智或嗜好，走來中間。那唯一無偶的名詞來到一個人比另外一個人更快，在一個時候比另外一個時候更快，也依照所用的材料的種類。快和慢，一樣的安閒和緊密，對於最後找到的真正的字的藝術價值沒有關係的。既然在安閒裏有一種迷惑，所以在發現的記號裏，在向一種適當的結局的努力和競爭裏也有一種特別的迷惑，好像常常在弗羅貝自己——在那文體裏，這文體對於某種

艱難思想的固有的複雜和悖逆是柔曲的，只有堅固的，耐久的金質才能夠。

倘若弗羅貝不告訴我們，或者我們決不會猜知他自己的手續真地是怎樣徐緩和痛苦，讀了他的供狀以後會想他的差不多是無限止的躊躇和有病的神經十分有關的。常常，或者，那設想的快樂會是一個比弗羅貝的更歡愉，更豐富的天性的產物。當然被一種病態的身體狀態所增劇，那種“搜尋短語”的憂慮（這憂慮把一個真地平靜的生命的一切小的煩厭聚集在一種戰爭裏）是和他一生對容易的詩，容易的藝術——容易和淺薄的藝術——的爭鬥相關的；組成一個真正的藝術家的不是手續的慢或快，而是結果的絕對的成功。好像那些寓言裏的工作者，獎賞是和真實的一日的工作的僅僅的久長無關的。“你講，”他寫，古怪和殘酷的情人，給X夫人——

“你講我的文學嗜好的摒絕一切。那會使你能夠想出在愛情的事情裏我是什麼種類的人。我漸漸變成

這麼艱難去歡喜做個文學的藝術家，我是給趕進絕望中去了。我會停止不再寫一行字。”

“幸福呀，”他叫道，在對於那種忍耐的慘淡經營氣餒的一個時候裏，這種慘淡經營在他當然是一個大成功的條件——

“幸福呀那些對他們自己沒有懷疑的人！他們延長一切從他們腦子裏流出來的東西，當筆寫下去時。至於我呢，我躊躇，我對自己失望，怒恨地轉身過來看自己：我的嗜好增加和我的自然的魄力減低成爲比例，我把我的靈魂在一些可疑的字上磨折，完全和我從好作品的一面書裏所得到的愉快不相稱。一個人要活二個世紀去得到不論什麼事情的一個真正的觀念。Buffon 所說的是一個大大的褻瀆：天才不是一個長久繼續的耐心。仍舊，在那句話裏有一些真理，比人所想的更甚，尤其是我們自己的時代。藝術！藝術！藝術！辛辣的欺騙！和光明輝耀的魅形，只把人引到滅亡之途。”

還有——

“我關於我的著作漸漸變得這樣地不知足。我好
像一個人，他的耳朵是真實的，但是他虛偽地奏弄瓊
璘：他的手指不肯準確地產出那些他有內在認識的聲音。
然後眼淚從那可憐的笨拙的拉瓊璘者的眼睛裏滾下
來，弓便從他的手裏落下。”

滯緩地或迅速地來到弗羅貝，當牠來時，好像牠帶
着這麼多的心的勞苦，但也帶着這麼多的光輝而來，這
個字的發見，好像一切藝術的成功和昌盛一樣不能有嚴
正的分析：一個心的直覺狀態的效果，在讀者方面這一
定要給一種同樣的直覺認出，和一種立刻的認識。在
弗羅貝的那些老練的句子的每一句裏，有想像和餘思在
一切僅僅的計劃底下，由於各種心力的一些快樂而瞬刻
的相互會合，和對於需要傳達意義的東西的準確的悟
知。牠和絕對的相當配合將是鑒賞的讀者裏面的一個

直接認識的判斷。我們都覺得這個在我們所謂受了靈感的翻譯裏。很好！一切的語言隱含從裏面到外面的翻譯。在文學裏，好像在一切藝術的形式裏，有絕對的和僅僅相對的或副屬的美；貼準在那種名詞和牠的目的的稱合裏是那文體的絕對的美，散文或是韻文。一切韻文的良好性質和美也是這樣的，僅僅是準確的表現。

所以，在最高的好像在最低的文學裏，那唯一的絕對需要的美畢竟是真理：——真理在後一種的文學裏顯露事實，好像在前一種的文學裏顯露事實的一些個人的認識，從人的對於牠的平常的認識稍稍離異；在那裏真理是準確，在這裏真理是表現，那種真理的最微妙的和最透徹的樣式，*vréie vréite*（真實的真理）。這個真是什麼樣的一個電一般的原理！爲了牠唯一的目的——那種表現的絕對和觀念符合——使用着一切其他不論什麼文學的美和妙處：牠包含的，解釋的，辯護的，同時保衛的是多少種的文體呀！司各得的豐富，弗羅貝的“短語”的深深推敲的喚出，同樣是好的藝術。說你

要說的，你有一意志要說的，用最簡單的最直接和最準確的樣式，沒有零餘：——在那裏，是這麼幸運地產生出來的句子的辯護，“完全，光滑，圓渾，”牠不需要標點，並且也是（那是要緊的一點！）最精工時代的，倘若牠在牠的精緻裏是對的。這裏是點綴的職務：這裏也是點綴裏的限制的目的。當作真理的代表物，那種樸素（那美，那功能，關於牠們弗羅貝在文學裏懂得這麼好的）不但變成僅僅的學者的正確或清淨，並且是不會有怠惰的東西的一個保證，妒忌地摒絕不是真正向着解憂的追求進行的東西，和一個人的認識的畫像裏的生命和魄力。

又是准許，規律的自由，倘若牠果真如人所想的是天才的一個習慣，把一切反對美麗的作品自由的東西丟在一旁或是改變形式，會僅僅是對於一個人自己的意義的信心。Le Rouge et Le Noir 的類似的赤裸在牠本身是沒有什麼的，Les Misérables 狂野的點綴在牠本身是沒有什麼；弗羅貝在一真正自然的豐富之中的限制只把美加倍——同時是這麼廣大這麼準確的短語，像

銅般堅硬，把字更完美地適合於牠們的意義。餘思，重觸，完筆會有利益的，只要牠們也真地把牠們裏面的原來的，創始的，繁生的認識帶出來。

這樣，依照那句熟知的話，“文體就是人，”複雜的或是簡單的，在他的個性裏，他的對於他真地要說的話的完全認識裏，他的對於世界的認識裏；一切關於文體的謹慎都出自對於工具的這麼許多自然的踌躇，僅僅由於這工具他能表現那事情的內在的認識，這個工具的純潔，牠的曲折的規律和技巧：沒有東西是存留在那裏，倘若牠可以傳達任何的事情除了那個。文體在牠所有的樣式裏，不輕言的或豐富的，簡潔的，豐裕的，音樂的，刺激的，淹博的，只要每種真地是有特性的或能表現的，這樣尋到牠的辯護，Cicero 的奢麗的良好的嗜好確然是那人自己，不是另外一人，把他確定在，但是不能移動地保險在他的象牙椅上，在完滿的高尙的光輝之中，好像 Raffalle 畫的他的畫像。

一種降格，或者你能說——文體降格到個人的主觀性，到僅僅的心的突變，這一定會把文體變成形式主義。

不是這樣的！既然在我們已假設了的情形底下，對於人的那些原素，對於裏面的幻視的每個狀態只有那唯一的字，那唯一可用的字為那感覺靈敏的，為其他在這事情裏“有智慧”的所認出，在人類語言的消散的和柔弱的範圍裏是最絕對的了。那文體，那狀態，會是那個人，不是在他無理由的並且實在沒有特性的轉變裏，被動的或是虛飾的，却是在絕對誠懇的悟知那對於他是最真實的東西。但是再讓我們聽我們的法國指導者。——

“Stylea,” 弗羅貝的註解者說，“Stylea（文體的多數）是這麼許多特別的形式，每種形式帶有一個特別的作家的標記，他要把他的思想的完全的內容灌進裏面去，不是他的理論的一部份。他所相信的是 Style（文體的單數）：那就是說，一種表現一件事情的某種絕對的和唯一的體裁，在一切牠的濃度和色彩裏。對於他 Form（式）便是作品本身。好像在活人裏面滋養身體的血決定身體的廓廓和外形，正如這樣，對於他的心，一件藝術品裏的 Matter（質），那根據，必需地要安放那唯一

的，那正當的表現，那格律，那節奏——在牠一切的特性裏面的式。”

倘若文體是人，在一能證實的悟知的所有的色彩和濃度裏，牠在實在的意義裏是“非個人的。”

我說了，想着像 Victor Hugo 的 *Les Misérables* 一樣的書，散文文學是十九世紀的特出藝術，好像別人想着自 Bach 的年青時代以後的牠的勝利把那個位置指定給音樂。音樂和散文文學，在一個意義裏，是藝術中的相反的名詞；文學的藝術從智慧裏顯給想像以一個趣味的界限，好像那些音樂由感官呈顯給心的一樣地放任和不同。當然在這裏所說的話的傾向是把文學也帶在那些情形底下，和這符合音樂便升作典型地完滿的藝術。倘若音樂是一切不論什麼藝術的理想，正因為在音樂裏面這是不可能的去辨別式和質，題材和表現，所以文學，在名詞和牠的含義的絕對相同裏找着牠特別的妙處，將只是完成着各處事情裏的一切藝術性質的，一切良好藝術的條件。

良好的藝術，但不一定是偉大的藝術；偉大的藝術和良好的藝術間的分別不是直接地依靠着牠的式，而是直接地依靠着那質，好像在一切的事情上觀察文學。Thackeray 的 *Esmond* 是比 *Vanity Fair* 更偉大的藝術，由於牠趣味的更偉大的莊嚴。文學藝術的偉大是依靠牠形成或處理的材料性質，牠的宏量，牠的種類，牠的和偉大的目的的聯合，或是反抗的調子的深，或是牠裏面的希望的大，如神曲，失樂園，悲慘，英文聖書，都是偉大的藝術。假設我試着解釋的條件是組成良好的藝術的；——那末，倘若牠進一步去致力於人的幸福的增加，被壓迫者的拯救，或是我們相互間的同情心的擴大，或者呈顯關於我們自己的和我們對於世界的關係（這能夠使我們高貴和堅固在我們居留在這世界上時的），或者像但丁般地我們直接對於上帝的關係的新或舊的真理，這也將是偉大的藝術；倘若，在那些性質上面我總括為心和靈魂——那個色彩和神秘的馨香，和那個合理的組織，牠裏面有一些人類的靈魂的東西，並且在人生的大組織裏面找到牠的論理的，建築的地位。

柳亞子先生

徐蔚南

人和人的相遇，相識以至相知，真是要有點因緣的。俗語說得好，‘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我照理應該很早就認識柳亞子先生的，然而不，竟至民國十二年才認識他。原來柳先生的夫人，鄭佩宜女士，就是我的表姊。我學校教育的最初的一年，就在表姊家中所設的學堂裏經過的。我認識我的表姊；表姊也許知道我是徐家個小弟弟。然而我不知道表姊的姊夫。從另一方面講，柳先生的家是在吳江黎里，去我的鄉間盛澤，有二十四里的水路，我的不認識他也許是應該的。我的父親卻知道他，認識他。他也認

識我父親。從我父親的嘴裏，知道他是一個很有天才的人，做得好詩好詞，專門愛交朋友，全不愛惜錢財，然而很早就做了革命黨。我年老的父親是最喜歡詩詞的，所以雖不贊成他很早就做革命黨，卻常常贊美他的詩詞，說是‘性靈之作’，而且常常將他主持的南社社刊給我閱讀。後來父親還特地去請他在自己的畫像上題一首詩呢。

柳先生的詩詞的確寫得好，而且別具一種風格，我很愛讀的。第一，我覺得他的詩詞，一點沒有‘做作’的樣子，都是很誠實自然的；第二，他的詩，有許多不僅能顯示他灼熱的心，苦悶的情緒，而且能把握住時代的精神。他的詩集不在手邊，現在就我所記得一首，‘奇淚’，且寫出來看看：

奈此寒宵奇淚何！ 華年駿足夢中過。 修名
未立身將老；青史當前面易駝。 少日燕然曾
草檄；而今垓下怯聞歌。 高堂病婦都堪念，
忍絕溫裾逐荷戈？

你看他這樣的詩多麼的哀切動人呀！

現在且再回頭來說我和他怎樣認識吧。我和他未認識之前，卻已通過一回信了。有一個時候，我恰巧在上海，看見他在民國日報上登載贈送蘇曼殊詩集的廣告。曼殊詩文是我在南社社刊上早已欣賞誦過的，覺得很合我的胃口，所以一看見有曼殊的詩集出版了，當然非常歡喜。我就寫封信與他索書。不久，他就寄了二冊來。那時他或許還不知道我是和他同縣的人呢，不要說我和他有什麼親戚的關係了。

民國十二年，他在故鄉發行一種地方報紙叫做新黎里。我們看他取這個報名，就可推測他的思想轉變了。誠然轉變了。第一，他寫文章，決斷地拋去了他所熟練的文腔——古文體和駢體，而換了一種新文腔了。簡捷地說，他是用國語來寫文章了。第二，他的思想從前至多是一個新舊參半的倜儻的名士的思想，到那時候他吸收了五四運動後的一切新思潮了。那時，他所寫的詩。雖則還是律詩，然而內容卻都是極新的。（可惜他的詩集，不在手邊，未能引證）。因為他的思想的轉變，社會上一般紳士們就有點訕笑他學時髦；同

時，又因爲他攻擊一個劣紳佔據地方上公共所有的先賢祠，劣紳就向官廳告發他是過激黨。他所辦的新黎里於是便在這年初夏的時候被封了。我聽得這個消息，很爲氣憤。暑天，我還到鄉下，就得了二三個同志，也發行一種地方報紙，叫新盛澤，想繼續新黎里努力。我們的報紙，居然在全個縣中風行一時。從那時候起，我和柳先生常常通訊了，而且認識了。我看他是一個感情極強烈，意志又堅固的人，明事理，重友誼，然而他卻全然不知道社會上的一切機詐。他簡直是個無垢的大的小孩子。這是他的特點，或許也就是他的缺點。人家往往因爲他不懂得社會上的機詐，就利用了他去衝鋒，甚至也許有人叫他去上當。因此他的一片好意，一點熱忱，竟被人辜負盡了。乃至他知道人家誤解他利用他時，他也決不怨人，他只揮他淒涼的‘奇淚’。我雖不敢說我是了解他的，我卻知道他一點心情。

我和他認識之後，我們在鄉間所辦的事情，倒漸漸熱鬧起來。他的新黎里後來活復了，於是全着新盛澤

攜手並進。一個調子的兩種報紙在吳江一縣，竟做了輿論的中心，思想的樞紐了。同時，我們又發起識字運動，幻燈演講，設立平民圖書館。鄉間頗有點青年的猛進的氣勢了。

到了民國十三年，柳先生的思想轉向政治方面，恢復了他從前的革命的熱情。他的同志愈多了，吳江各鄉都有地方報紙出現，而且報名都是用新什麼新什麼。凡是新字號的報紙是立在一條戰線上的。這年的暑天，許多努力國民革命的人，如邵力子先生等，都應柳先生之召，到盛澤來演講，真是盛極一時。九月蘇浙兩省開戰，鄉民大都避居滬上。百業停頓。我們的報紙也因為交通斷絕，無從印刷，而停頓了多時。然而我和柳先生的晤談，卻以那時為最多，每星期裏總要會幾次面。他那時在上海一個醫院裏養病，我在滬西一個學校裏教書。我空的時候，就向他那裏跑。我們隨便談着各種問題，不論政治的文學的，大的小的都談到。不用說的，我們談得很有味。

民國十年春孫中山先生逝世，給全國國民一個最強

烈的刺戟？我們內地的國民黨同志當然也極興奮。到了這年夏天，柳先生就在他的鄉間黎里，召集各鄉同志去開一個演講大會。會開了一星期。演講的人都是特地從上海邀來的。我很覺榮幸，在那次會裏，也演講了一次。有一天，應該是戴季陶先生來講的。不料戴先生因為弄錯了個地方，沒有到黎里，仍趁輪回上海去了。那一天沒有人講了，怎麼辦呢？柳先生很焦急。我就對他說：

——你自己來講吧，

——講什麼好呢？你替我出題目，他說。

我那時候不知怎麼忽然想到那個蘇和尚，便說：

——你講蘇曼殊吧。蘇曼殊，你是最熟悉的。

題目替你出好了，叫：蘇曼殊的我觀。

——好吧，我就來講這個題目，他說。

他就登上演講壇去。我替他筆記。（這筆記後來經他仔細修改，並且添了許多材料，收入蘇曼殊年譜及其他裏）。他洋洋灑灑講了二點多鐘，講到後來，順便又添了許多使人興奮向前猛進的熱情話。聽的人個個

覺得暢快，熱烈。我想到那次的開會，想到那次的演講，至今還有點興奮呢；然而也使人起了不少的感慨，就是覺得故鄉這種盛會，真是難再逢的了。

這年秋天，軍閥對於革命的行動取締得很嚴厲，我們許多新字號的報紙，也就站不住了，相繼沒落。柳先生此時寄居上海。

十五年春柳先生走了好幾個地方，觀察了各地的政治情形，他對於政治便不得不冷淡了，同時，他家裏的人都勸他還是從事文學，從此他就埋頭於整理蘇曼殊的文藝作品了。關於曼殊的一切，他和他的令郎無忌，收集，整理和研究，費了一年多的歲月，才輯成蘇曼殊全集，豈知到了去年，他所唯一擁護愛戴的國民黨握到政權時，竟有人還要特意誤解他，其勢汹汹然和他麻煩。他便往日本去休養一年。現在他回國了。誤解他的人也知誤解他了。他們父子倆苦心所編輯的蘇曼殊全集也出版了。這真是值得欣喜的。

我現在翻閱着曼殊全集，種種的思想便如泉水一般地從我的心裏湧出來了。第一關於曼殊的作品的，他的

詩，他的畫，他的小品，都是別具一種風格，淡遠輕靈，有如空中裊裊的青烟，有如太陽光底下翱翔的白鳥，令人不可捉摸。就是他的小說，也值得閱讀，自與一般傷感派卿卿我我淚的小說不同。他的思想或許有人要說他平淡，或許又有人要說他奇矯。然而平淡也罷，奇矯也罷，何損於他的藝術品呢？第二是關於柳先生編輯這部全集的苦心。他把曼殊的作品仔細搜尋出來，整理得有條不紊，給我們看見個曼殊的全體。他又把曼殊詳細研究，告訴我們人家所從未知道的曼殊的一切。柳先生這種工作，我們實在應該感謝的。第三是關於曼殊的身世。我們讀了柳先生研究曼殊的文章，又讀着曼殊的作品，覺得曼殊的身世真可悲，飄零又飄零，孤獨又孤獨，終於病死於醫院。天下文人的運命，何故大率如此！然而曼殊還幸運，被他遇到了柳先生。他們十年間的友誼，只有依着歲月而增加。曼殊那裏料得到死後十年，他的一個朋友，竟費了全力，替他出版了一部全集，替他立了一塊不朽的紀念碑呢？曼殊的朋友是不少。但能了解他的，保持他生前的友誼的，

爲他努力的朋友，恐怕只有這個柳亞子先生吧。曼殊和柳先生的相遇，相識，相知，誠可說是因緣了。

最近，柳先生很消沉，我勸他還是做做詩。他說詩已做得不少，他就抄了幾首給我看，我現在就從他最近作裏摘出二句來，做我這篇文章的收場吧：

——故人知我誠何恨，

把卷沈吟淚滿觴。 ——和眉若見懷之作

死線 上

書已出版
實售六角

誰也知王先生的大名，不用我們介紹的。這部長篇小說，是他最近的著作，是描寫最近的大變動中間的一段故事：以一個革命青年為主體，已經走上了革命的途程，而終於因「以自己的生命充作他人的生存條件」，而做了時代的犧牲者！這真是一件可歌可泣的故事啊！作者用熱烈悲憤的情緒，寫出這大衆的呼聲，又緯之以兒女的畸形的愛，真是慷慨纏綿，兼而有之。

無名的裴特

湯麥士哈代原著 郭有守譯

第一章：在麥利谷芸

(一)

教師正要離開村莊，人人似覺抱歉。克時康朴的麵粉廠主人借給他那駕白棚的小兩輪車同馬去載他的家具到他要去的城裏，約二十英里遠，這樣一個車子裝臨行教師的東西算是很夠大了。因為學校房屋一部份是總管人裝置的，所以講師所有的惟一累重物件，在書箱以外，是一小房屋裏用的鋼琴他在年中的一個拍賣買的，在這年裏他想起要學器具的音樂。不過熱誠減少了他從沒有由練習中得着點藝能，而所買得的物件從此以後

對他在搬家時成永遠的麻煩。

教區長出外去了一天，他是不愛看變換的景象的一個人。他想到晚上纔回來，在新教員到了安置好了，一切事情應再平順。

鐵匠，管事，同教師自己站成爲難的姿勢在客堂裏這器具面前。教師說了卽是他能把牠弄進車裏，他也不知如何辦在到克利斯敏斯特，他勢必要去的城，因他最初僅先到臨時寓所。

一個十一歲的小孩，他曾經很想得到的帮着收拾行李，加入這羣大人，他們擦擦他們的下頰，他大聲說，面上發紅。因他自己的聲音的響聲：“姑母有一間大柴房，這件東西或者可以放在那裏，等到你找着地方安家，先生。”

“一個恰好的主見” 鐵匠說。

決定派一代表去探訪小孩的姑母——一位老年的處女居民——問她可否收存這架鋼琴等到斐羅生先生用時取去。鐵匠同管事起身去看所提議的收藏處：是否適用，僅小孩同教師，留在那裏站着。

“抱歉我要走，裘德？” 教師和露的問。

淚從小孩眼裏起，因他不是算在正式白日學生裏，這些學生非浪漫的與教師的生活接近，不過只是一個僅上夜課在本教師任內。正式學生，假如實情一定要說出，在現刻反而站遠了，有如某某歷史上弟子，不願意自薦的來幫忙。

小孩不活潑的他拿在手中那本書，這是斐羅生先生給他作留別贈品，承認他是抱歉。

“我也是的，” 斐羅先生說。

“你為什麼要走，先生？” 小孩問。

“呀——這可以成一個長的故事。你不會懂得我的理由，裘德。你將來或者會的，等你年長點。”

“我想我應當現在會的，先生”

“好了——你可別到處說去。你知道甚樣是一個大學同大學學位嗎？這就是必要的好招牌，對於一個人他要在教書裏作點事。我的計畫或者夢想，是作大學畢業生，然後被委派。去克利斯敏斯特住，或與牠相近，我算是在大本營，如此說來，假如我的計畫可以實

行的話，我認爲人在那個地方給我使牠實現的機會，比我在別處得的好。”

鐵匠同他的同伴回來了。老胡勒女士的柴房倒是乾燥，十分可用；而她似乎願意給這器具在那裏站立地點。所以這就留在學校等到晚間，可以找到幾隻手來搬動牠，教師給週圍最後的閃視。

小孩裘德幫助裝上些小東西，在九點鐘時斐羅生先生爬上車在他的車箱同別的行李旁邊，向他的朋友們告別。

“我不會忘記你，裘德。”他說，微笑，在車走開時。“作個好小孩，對動物和雀鳥要慈悲，讀書盡你所能。無論那時假如你到克利斯敏斯特記着來探訪我爲的是舊交情。”

車作輾輾聲橫過草原，圍繞教區長宅邊角不見了。小孩回轉到青草地邊汲水井，在那裏他曾放下他的水桶，當他去幫他的恩人教員裝載。現在有抖動在他的唇裏，在打開井蓋後，動手把桶下上，他歇着，倚靠他的額同手腕在架子上，他的面貌戴一個多慮的小孩的凝固，這

個小孩會覺得人生的刺戮稍稍早於他的時期。他所看下的這井是與村莊一樣古老，從他現在地位似乎如一長圓形景完成一動水發光圓盤在百尺距離。近頂處有綠苔作裏子，更近處鹿舌草。

他向自己說，一個古怪小孩的感情劇式的音調，教師在那井裏吸過無數次水，在這一樣的清晨，但決不會再在那裏吸了。“我曾經看見他向底下看，在他汲倦時如我這時一樣，當他擔水回家以前他稍休憩一下！但他太聰明了以至在此住久些——一個小地方像這個如眠似睡的！”

一顆淚從他的眼滾下到井的極深處。這早晨稍有點霧，小孩的呼吸展放出去如更濃的霧在靜和重的空氣上。他的默想被一突然的呼喊擾斷了：

“提水來，好嗎，你懶惰幼小的小丑！”

這從一老婦人處來的，他由她的門向離此不遠的綠茅房的圓門出現。小孩快快搖手作允諾勢，吸水，以他的身料說算是用大力，拖上井面空大桶到他的一對小桶裏，停一下歇氣，再扶着他們橫過這塊潤濕青草地，

井就在上面——差不多在這小村的中心地，或者叫小村落較當。

牠是舊式像牠是窄小，牠立於蟠環起伏的岡邊同北衛色克斯一片高原相連。老牠是老，不過井穴大概是本地歷史上的惟一遺跡。留存着絕對沒有變過。很多草蓋同屋面有凸窗的住房近年中被折毀，很多樹子倒在草地上。尤其原有的教堂，背駝的，木作尖塔的，精巧的擔桶，曾被折下，要不是擊碎了當路面的石料在巷裏，便是應用作豬圈牆，花園中坐位，圍牆的保護石以及隣花壇中種亞爾伯山花草的岩石。代替牠的一個高的新建築德意志嘎特圖式，英國人眼裏沒有看慣的，被由倫敦一天打來回奔下來的一位毀滅歷史紀念品者在一塊新地上所築成。這個地基歷來基督教上帝們的舊教堂曾站在上面，簡直沒有銘刻在綠色同平坦的草地上，這在古代是教堂旁邊墓地，消滅的塚墓只用值九便士的擔保可經久五年的熟鐵十字架來表念。

(二)

裘德胡勒的身材雖細小他挑着兩滿桶水到茅屋沒有

憩氣。在門上面有一小長方形藍牌漆上黃字“竹西列胡勒，麵包匠。”在窗子的鉛玻璃裏——這是留下的幾個老房子的一個——有五瓶糖食三個小圓餅在一柳條樣式的盤子上。

當他在屋背後倒水桶時他可以聽見一很有神色的談話在屋內進行，他的姑婆，招牌上那位竹西列，同一些村莊裏人。會看見教師離別他們正在總結這事的細節，醉心於預測他的前途。

“他是誰？”一個比較的算是生人問，在小孩進來時。

“你可以問，威廉夫人。他是我的姪孫——在你上次離了這邊來的。”答話的老居民是一位高大瘦弱的女人，她說及最瑣碎的題目都悲慘，又照次序分給她話裏辭句與她的聽者。“他從麥爾斯托克來的，在南衛色克斯，快一年了——他更倒霉了，珀玲達”（轉向右邊）“他的父親在那裏住，被死所搖，兩天便死了，卡諾玲”（轉向左邊。）這許是件幸事假如神通廣大的上帝把你拿去，同你的母親父親一塊，可憐的無用小孩。不過我

有他在這裏同我住等到我能想出個辦法來，雖然我不得不讓他去找他能找得的便士。這一晌他替農人楚散恐嚇雀鳥。這可以使他不另惡作劇。爲什麼你走開了，裘德？”她往下說，因爲小孩，覺得她們的視線相撞如拳擊在他臉上，向邊了走。

本地洗衣女人回答說這或者是胡勒女士或胡勒（因他們隨後叫她）的很好計策有他一塊住——“在你寂寞中作伴，找水，晚上關窗門以及幫做一點烘燒。”

胡勒女士到感疑這點……“爲甚麼你沒有弄到教師帶你同到克利斯敏斯特，收你作門生，”她繼續的說，皺眉的笑談。“我十分清楚他帶不倒一個更好的。這孩子爲書頗狂，他真是的。這大概是家傳。他的表妹秀也是一樣——我聽見講；不過我很多年不看見這個孩子了，雖然她在這裏生的，湊巧就在這四壁牆裏。我的姪女同她的丈夫，在他們結婚後，幾年沒有找到自己住的房子；以後他們僅有一個到——我不必細說了。裘德，我的小孩，無論那時你切不要結婚。這不是胡家再應走的路程。她，他們的惟一的，像是我自己的

小孩子，珀玲達，到分離來時！ 呀，那個小女孩應知道這些變遷。

裘德見一般的注意又集中在他自己，走進烘燒房裏他喫了預備好作他早餐的餅子。他的閒時到現在完了，從園側出現，由後面走過圍籬，他跟着一小徑向北走，等到他到了高原平地中的一個寬大孤寂的窪凹，這被播種成麥田。這塊大凹地是他替楚散先生，農夫，工作的舞臺，他走下向中間去。

田的橙色正面週圍與天相連，那裏牠漸漸失於霧中，這霧遮蓋了真正邊際，使孤寂情況愈更顯明。在這景的一律中惟一記號只是一堆麥草去年的出產直立在耕種地中，和白嘴鴉因他走近向上飛以及穿過荒田的小徑，現在踏走的他幾乎不知是何人，雖然在一個時期是他自己家中一些已死的人。

“怎麼這裏這樣醜！”他細聲說。

新耙平的田岸好像伸張如一塊新絨布的疎縫，給蒼天一點卑劣求實利的乞象，消滅牠的高下的次序，創制牠最近幾月外的一切歷史，雖然那裏一土塊一石塊盡皆有

不少的人羣流連過而留下——舊時收穫季歌聲的回響，說出的話的，強倔的行爲的。每有寸土皆曾爲，或先或後，精力，娛樂，惡作劇，口角，困乏的地基。大隊拾遺種的人曾在日光中蹲坐在每一方碼地上。愛情的結合使隣接的村落繁殖也會在那裏做成，在刈割及移負之間。在這與此田同遠處耕耘地分界處的籬圍下面女孩們獻身於在那種下季收穫時不會轉頭來看她們的愛人；在那古老的麥田裏無數一男人曾許允一女人，下次放種時聽她的聲音便戰慄，此在隣近教堂履約後。但後既非裘德又非他四圍的白嘴鴉所想到。對於他們只是一個冷落地方，在一方面觀察，具有工作地性質，而在他方面一只好取食的倉廩。

小孩站在上面說過的稻草堆下，每幾秒鐘用一下他的作響具很敏捷似的。在每次作響白嘴鴉停止啄食，上升，用他們自在的翼飛走，如護腿盜甲似的發光，不久即回轉提防的注視他，下降在更像樣的距離處喫食。

他搖着作響具到他的手腕發痛，究竟他的心漸與鳥的壓止慾望表同情。他們，像他自己，好像是在一個

不要他們的世界裏活着。爲甚麼他該把他們駭走？

他們愈見帶着溫柔的朋友們同食客的色彩。——惟一的朋友些他可以認爲在最小限度裏留心他的，因爲他的姑母常告訴他說她不。他停止搖響，他們從新下來。

“可憐的小孩愛人們。”裘德大聲說。“你可以吃點午餐——你可以。這裏供給我們一齊都穀。楚散農夫能穀讓你們喫得起一點。那嗎，喫呀，我愛的小鳥們，飽喫一頓！”

他們停住喫去，墨水似的點子在榛果褐色泥土上，裘德以他們的好胃口爲樂。一絲妖魔線的同情聯結他的生命和他們的。這些生命儘管是細微同愁悶，牠們很像他自己的。

他的作響具到此時已拋棄了，覺這是卑鄙下賤的器具，觸犯雀鳥們及他們的朋友的自己。忽然間他覺出一猛利的打擊，跟着一大扑擊聲，這對他的驚異的知覺報告說作響具便是用來冒犯的器具。鳥與裘德同時跳起來，後者的打昏的眼看着農夫本人，大楚散自己，他的紅臉睜視着裘德俯伏的身段，作響具在他手裏搖轉。

“這便是‘噢嗎，我愛的雀鳥們，’ 是的嗎，少年人？‘噢嗎，親愛的雀鳥們’ 誠然！ 我要撩搔你的短褲看你在忙中還說‘噢嗎，親愛的雀鳥們。’ 又你在教師處閒混，不到這裏來，是的麼，渥？ 你就是這樣的來掙我六便士一天去看守白嘴鴉不近我的麥子！”

一面用這憤氣的詞句來恭維裘德的耳朵，楚散已揪着他的左手用他自己的左手，扭轉的細小身段在他身邊約有一拳遠近，再打他的後部用他自己的作響其平的一面，以至於土應打擊回聲，這在每一輪轉中打下一次或兩次。

“不咧，先生——請你不咧！” 旋轉的小孩大聲呼號，在他的身子離了中心的趨勢之下好像同上了鉤的魚旋轉上岸的一樣無可奈何，見着山，麥堆，田園，路徑同白嘴鴉都在他週圍兜着奇異的圓圈子賽跑。“我——我——先生——只意在是——地上有好收成——我看見他們播種——白嘴鴉可以吃一點作午餐——你又不曾覺得缺乏，先生——斐羅生先生告訴我得慈悲的對待他們——哦——哦——哦！”

這個真切的解釋反覺觸怒農夫比裘德強硬的否認他說了什麼更甚；他仍搖這旋轉的頑童，器具的聲浪從四處田地繼續回響，遠到隔遠的工人的耳朵裏——他們因此猜想裘德執行他作響的職務大有恆心——由霧後族新的教堂塔樓回音，為這個建築的修造這農夫曾大大的捐助，表證他對天對人的愛”

轉瞬楚散覺倦於他的懲罰的事業，把戰慄的孩子放來立着，在衣袋裏取出六便士給他作他一天工作的酬勞，吩咐他回家去永別讓他再在這些土的一個裏見着他。

裘德跳出一臂遠近，沿輓道慢走哭泣——不是因痛，雖這是很般受；不是因覺悟到人間制度的缺點，照這制度對於上帝的雀鳥是好的對上帝的園丁便是壞的；只是這不好的感覺以為他到教區還不到一年便喪盡體面，或因此累及他姑婆終生。

有這個暗處在心他不願在村裏顯出自己，另從繞道回家，在高的籬圍背後穿過牧場。這裏他過着無數對蚯蚓半身長的橫臥在濕地面上，在年中這些時候這樣天氣總是如此的。這卻是不可能如照通常步驟前進又不

每步踏碎些。

雖是楚散農夫剛才痛打了他，他卻是這樣一個孩子不能忍心去害什麼東西。他從沒有取回一巢的小鳥不過後叫苦夜不成眠，時常是第二早農再把鳥些及巢放置原地。他幾乎不能忍看樹子，斬斷或踞頂，由於幻想這傷痛牠們；很遲的修剪樹，在樹汁已出樹大流血，在他嬰年時曾為一種確實的傷心事。這性格的弱點，可以如此叫法足見他是這一類的人，生來受好些苦痛在他不需要的生命的開幕前，表明他一切又再對了。他細心的用腳趾在蚯蚓中擇路走，連一單個也沒有踏傷。

進小屋時他看見他的姑母賣一便士一塊的麵包給一小女孩，待主顧走後她說，“你怎麼會走轉裏在這樣的早晨的中間？”

“我被趕走了。”

“甚麼？”

“楚散先生把我趕走了，因為我讓白嘴鴉喫他幾啄麥子。這就是我的工錢——我可找的最後的。”

他悲劇的把六便士擲在掉上。

“呀！”他的姑母說，停着呼吸。她開首一番教訓如何她有他在手邊整整一個春天一點事不做。“要是你不能駭走雀鳥，你能做甚麼？ 噠了！ 你別做得那死樣子！ 楚散農夫並不比我自已強點，要是說到那裏。不過這像買卜所說，‘他們現在比我年輕的我來譏笑，他們的父親些我還不屑於放同我的羊羣的狗一塊。’他的父親是我的父親的日工，無論如何說法，我一定是過儂子許你去替他做工，那我不會做的要不是想你不另頑皮。”

發怒裘德卑降她到那裏去比懈怠職務尤甚，她責備他第一是從這立論點，僅其次纔從道德方面。

“並不是你應當讓雀鳥楚散農夫所種的。自然在那點你是不對。 裘德，裘德，爲甚麼你沒有同你那個教師到克利斯敏斯特或某一處去？ 但是，哦呀，不——可憐如庸凡小孩——家裏你這邊從沒有過懶歇的，也決不會有！”

“這個美麗的城在那裏，姑母—— 斐羅生先生走去的地方；”在靜中沉默後小孩問。

“天咧！ 你必得知道克利斯敏斯管城在那裏。 離此約有二十哩。 這是太好一個地方使你時常同牠有什麼來往，可憐的孩子，我想想。”

“斐羅生先生會不會永遠在那裏？”

“我怎麼能告訴你？”

“我可以去看他嗎，”

“天咧，不可以！ 你沒有在那隣近生長，要不然你不至於問像這樣的。 我們從沒有同克利斯敏斯特人民有往來，克利斯敏斯管人民也不同我們。”

裘德走出去，更覺他的生存是一個不需要的，他仰臥在豬圈傍邊一堆稿墊上。 霧在此時更透明點，太陽的地位可以經過牠看得。 他扯他的草帽遮臉，從摺辯縫隙處偷看白的光亮，漂泊不定的反映。 長大帶來些責任他覺得。 遇的事不十分與他所想的合韻。 造物的邏輯過於可惜致使他重視。 那嗎對於一類動物是仁慈對於他一類是殘酷，使他的諧和的感覺生厭。 在你愈長老時，你覺得在你這世的中心，不在牠的圓周線上的一點，像你在小時所覺得的，你被一種顛動所捉拿！

他理會得。 你的周圍似乎有點閃光，炫耀，急響的東西，這嚷聲同炫光偶遇著這小細胞叫作你的生命，搖動牠，燒焦牠。

假如他僅能擋着自己長大！ 他不會想要成人。不久，像自然小孩，他忘了他的喪氣處，跳起。 在這早晨剩下的時候他襄助他的姑母，下午時，無事可做，他進村裏去。 這裏他問一個人克利斯敏斯特在那裏坐落。

“克利斯敏斯特？ 哦，是了，由那方出去，我卻沒到過那裏——不是我。 我從沒有事在這樣一個地方。

這人指出東北方，正是那個方向裘德這般受辱的土所坐落的地方。 暫時覺有點不快關這件湊巧的事，但這事實的可怕處增進他於這城的好奇心。 農夫曾說過他永不許再在那土裏被人看見； 克利斯敏斯特卻偏坐落在那裏橫過的那面，小路是公共的。 如此，私逃出村落他走下原來的凹拗處，牠在早晨眼見他受懲罰，絕不離正路一寸，抓上那邊又長又無味的高坡，到轍道聯接大路在一矮小樹林邊。 耕犁過的地土在此處完，在

他面前盡是荒蕪，開曠的礫土。

金屋郵箱

以下的幾封信，都是寄給獅吼半月刊編輯部的，但是獅吼半月刊停辦了，而這幾封信又是極應當答復的，因此便發表在這裏。本刊希望將來也有人能將這樣的問題來問我們，我們總當盡力地答復；答復不出的，便把問題刊登在這裏，請高明的讀者代為答復。

(一)

李尉元問：讀獅吼半月刊十一期見德妹一文中，有所謂法國的高蹈治者，不知究竟他們的主張與文體如何？

答：高蹈派 Parnasse 是法國十九世紀的一種學派，主動者爲高諦藹，Theophile Gautier 等，勢力極大，曾給全歐以影響。‘爲藝術而藝術’便是他們的口號；他們反對濫情與感傷的作品，他們反對教師課卷式的作品，他們要在作品中創造美，一種彫刻的美。

(二)

吳星如問：你們能介紹幾本中國近代的小說嗎？

答：假使你的意思是要在睡眠以前或是火車中翻翻的 Fiction 那麼我們敢大胆介紹張資平的作品。

(三)

吳敬文問：請介紹一部中文的簡單明瞭的英國文學史。

答：最近有世界書局出版的曾虛白的英國文學的 A B C。

金屋談話

第一件要講的，便是這裏的金屋談話與獅吼半月刊上的文壇消息式的不同。這裏的範圍格外廣，從編輯者言一直到朋友們的瑣談，假使有記錄下來的價值，或是有報告讀者的必要，便都是這裏的材料。

爲省費手續起見，我們便也不各立標題，假使讀者以爲這樣不好，那麼我們仍可以更改的。

關於本期的幾篇創作，我們不想講什麼話，我們相信總不是水平線以下的作品。朱維基的斐德 W.Pater 的‘文體’，是在斐德的 Appreciations 中譯出的，原名 On Style 是斐德哄動一時的傑作，其中對藝術的真義言之殊詳，現代我國文壇的病可以用這張方子來醫。 邵洵

美譯的馬藹 G. Moore 的一篇，是從馬藹的‘我的死了的
生活的回憶’ *Memoirs of My Dead Life* 中選出的，
原名 *Euphorion in Texas* 但爲便利讀者起見襲用集
名。邵洵美還有一篇關於馬藹的文章，在最近期間內
當在本刊發表。郭有守譯的無名的裘特，*Jude The
Obscure* 是哈代最得意的傑作，郭有守在英國的時候，
親自去見過哈代，哈代信託他將自己的東西來由他翻譯
成中文。我們蒙他允許在本刊陸續發表，真是極榮幸
的事情。

徐蔚南是曼殊全集編者柳亞子的極好的朋友，同時又是
親戚。他這篇‘柳亞子先生’便是他與柳亞子交遊的經
過，所以我們當把來當作一篇回憶的散文讀，不要當作
是一篇嚴正的批評或是傳記看。

講到插圖，張道藩的‘綠’是他在 Venice 的時候的
寫生，這是邵洵美藏的。洵美在‘火與肉’中曾說：
‘一片明綠的水，遠遠映著淡紫帶粉紅的天色，隱約地
可以看得出半條一線的陸地，那種和諧的色彩，簡淨的
章法，顯示著這位畫家受了 Monet 的影響不少。’還

有一張馬藹的像，是 Miss Harrison 繪的，下面還有他自己的簽名。

我們是知道的，在中國的外國人差不多全是中下等人，但我國却有一位學問淵博的 Mr. G. T. Moule 隱居在杭州。不久本刊也有一篇關於他的文章。他的弟弟 Mr. A. C. Moule 是邵洵美在劍橋讀書時的先生，也是極有學問的，現任劍橋大學圖書館長，最近由牛津大學出版部請他譯馬哥孛羅遊記，當為馬哥孛羅遊記最完美的譯文。

朱維基在譯斐德的‘享樂主義者梅榴絲’ Marius The Epicurean 是一部驚人的傑作。

三角戀愛

黃中著
不日出版

黃先生專門從事小說，將有二十年的悠久歷史，他的文字，思想，和他的獨有的作風，差不多一年幾變，變到數不清了，而他的小說也越變越進步；於是他的轟傳了好幾年的那部鉅大的創作『三角戀愛』，竟然有這機緣脫稿了，付印了，不日就要出版了，那我們應該怎樣地鑒賞一下！

全用客觀描寫，和以前『獅吼』及『樣本』上所刊的完全不同，其藝術手腕進步到委實驚人！濃烈的情緒，狂放的言論，浪漫的事實，描寫的技巧，和尋常的三角式戀愛，也大大不同！況且都是實在的事情，這才是值得誦讀的戀愛小說！

共三大集，都二十萬言，在文壇上可以驕傲的一部鉅著！第一集在裝釘中，即可出版，實售七角。

金屋書店已出版之新書

| | | | | |
|----|---------|-------|------|----------------|
| 1 | 平凡的死 | 小說 | 滕固著 | 五角 |
| 2 | 火與肉 | 論文 | 邵洵美 | 四角五分 |
| 3 | 花一般的罪惡 | 詩集 | 邵洵美 | 精裝九角 平裝五角 |
| 4 | 愛慾 | 武路小路著 | 章克標譯 | 三角五分 |
| 5 | 道連格雷畫像 | 王爾德著 | 杜衡譯 | 精裝一元四角 平裝九角 |
| 6 | 妖媚的眼睛 | 小說 | 黃中著 | 六角五分 |
| 7 | 文學生活 | | 張若谷著 | 六角 |
| 8 | 十六年之雜碎 | | 傅彥長著 | 四角五分 |
| 9 | 一朵朵玫瑰 | 譯詩集 | 邵洵美 | 二角五分 |
| 10 | 一個理想的丈夫 | 王爾德著 | 徐培仁譯 | 六角 |
| 11 | 死線上 | 長篇小說 | 王任叔著 | 六角 |
| 12 | 漩渦 | 小說 | 陳白塵著 | 六角 |
| 13 | 春夏秋冬 | 詩 | 郭子雄著 | 四角 |
| 14 | 做父親去 | 小說 | 洪爲法著 | 二角五分 |
| 15 | 七個絞死的人 | 安特列夫著 | 夏萊蒂譯 | |

將近出版之新書

| | | | |
|---|-----------|-------|------|
| 1 | 三角戀愛(小說) | | 黃中著 |
| 2 | 銀蛇(小說) | | 章克標著 |
| 3 | 近代藝術(論文) | | 倪貽德著 |
| 4 | 妲己(戲劇) | | 徐葆炎著 |
| 5 | 支那的薔薇(小說) | | 倪貽德著 |
| 6 | 北美印象記(隨筆) | 廚川白村著 | 沈端先譯 |
| 7 | 鵝蛋臉(小說) | | 滕固著 |
| 8 | 鬻髓(小說) | | 黃中著 |
| 9 | 永遠繼續下去的 | | 邵洵美著 |



長篇川說
章克標著

銀

吹

第一部
多十
二萬字

作者章克標先生大努力的結晶，也是他最近的雄圖。全書三部，都三十餘萬言。只從分量一點上講，已經足以壓倒一切了。就內容說，結構的慎密新穎，描寫的婉約優麗，敘述的活潑生動，作者有他無比的藝術的手腕可以保證的。而且他的藝術的良心的銳敏，和謹嚴虔誠的態度，使他小說的品位益加增高了。具備這樣的優點——若疑心我們在吹，好在書要出來了，請看吧。